

詩品注



2 037 2972 3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主編

詩 品 注

鍾嶸 著

陳延傑 注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詩 品 注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字数107,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3}{8}$  插页2

196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18,001—53,000

---

书号 10019·1635 定价 0.54 元

## 出版說明

《詩品》，梁鍾嶸撰。這是一部優秀的古典文學批評名著。作者對從漢到齊梁時代的一百多個詩人作了扼要的論述，提出了對於詩歌上一些問題的看法，例如：反對詩歌中堆砌許多典故，以及當時詩壇上盛行的四聲八病的說法，同時也反對在詩歌中高談哲理等，都能切中時弊。此外，他把許多詩人分別列爲上中下三品，並肯定其源出某人、某體，其中雖不免有主觀、牽強之處，但大體上也可供我們參考。

本書經陳延傑先生整理，作了簡要的注釋，並把書中所論到的作品，輯錄在一起，附於全書之後，以供讀者參閱。注本前曾由開明書店出版，最近注者吸收他人所提意見，在舊注的基礎上作了較全面的訂補，由我社重排印行。

# 目錄

總論·····一

## 卷上

古詩·····一七

漢都尉李陵·····一八

漢婕妤班姬·····一九

魏陳思王植·····二〇

魏文學劉楨·····二二

魏侍中王粲·····二三

晉步兵阮籍·····二三

晉平原相陸機·····二四

晉黃門郎潘岳·····二六

晉黃門郎張協·····二七

晉記室左思·····二八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二九

## 卷中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三一

魏文帝·····三一

晉中散嵇康……………三

宋徵士陶潛……………四一

晉司空張華……………三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四三

魏尚書何晏 晉馮翊守孫楚 晉著作

宋豫章太守謝瞻 宋僕射謝混 宋太

王讚 晉司徒掾張翰 晉中書令潘

尉袁淑 宋徵君王微 宋征虜將軍

尼……………四

王僧達……………四四

魏侍中應璩……………五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四六

晉清河太守陸雲 晉侍中石崇 晉襄

宋參軍鮑照……………四七

城太守曹攄 晉朗陵公何劭……………五

齊吏部謝朓……………四八

晉太尉劉琨 晉中郎盧諶……………五

齊光祿江淹……………四九

晉宏農太守郭璞……………六

梁衛將軍范雲 梁中書郎丘遲……………五一

晉吏部郎袁宏……………六

梁太常任昉……………五二

晉處士郭泰機 晉常侍顧愷之 宋謝

梁左光祿沈約……………五二

世基 宋參軍顧邁 宋參軍戴凱……………四〇

卷下

漢令史班固 漢孝廉鄒炎 漢上計趙壹……………五

魏武帝 魏明帝……………五六

魏白馬王彪 魏文學徐幹……………五

魏倉曹屬阮瑀 晉頓丘太守歐陽建

晉文學應璩 晉中書令嵇含 晉河

內太守阮侃 晉侍中嵇紹 晉黃門

棗據……………七

晉中書張載 晉司隸傅玄 晉太僕傅

咸 晉侍中繆襲 晉散騎常侍夏侯

湛……………五

晉驃騎王濟 晉征南將軍杜預 晉廷

尉孫綽 晉徵士許詢……………六

晉徵士戴逵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六

宋尚書令傅亮……………六

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曄……………六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鑠 宋建平王宏……………六

宋光祿謝莊……………六

宋御史蘇寶生 宋中書令史陵脩之

宋典祠令任曇緒 宋越騎戴法興……………六

宋監典事區惠恭……………六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六

齊高帝 齊征北將軍張永 齊太尉王

文憲……………七

齊黃門謝超宗 齊潯陽太守丘靈鞠

齊給事郎劉祥 齊司徒長史檀超

齊正員郎鍾憲 齊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六

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

請許瑤之……………六

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六

齊司徒長史張融 齊詹事孔稚圭……………七

齊寧朔將軍王融 齊中庶子劉繪……………七

齊僕射江祐……………七

齊記室王巾 齊綏建太守卞彬 齊端

溪令卞錄……………七二

齊諸暨令袁嘏……………七三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 梁中書令范縝……………七三

梁秀才陸厥……………七四

梁常侍虞羲 梁建陽令江洪……………七四

梁步兵鮑行卿 梁晉陵令孫察……………七五

附錄

詩選……………七九—一五五

〔漢〕

無名人……………七九

古詩（十九首）

李陵……………八二

與蘇武詩（三首）

班姬……………八三

怨歌行（一首）

班固……………八三

詠史詩（一首）

秦嘉……………八三

贈婦詩（三首）并序

徐淑……………八四

答秦嘉詩

鄺炎……………八五

見志詩（二首）

趙壹……………八五

疾邪詩（二首）

〔魏〕

武帝……………八六



苦寒行

文帝……………六

芙蓉池作 雜詩(二首)

陳思王植……………七

公讌詩 送應氏詩(二首) 七哀詩

贈王粲 贈白馬王彪 經笥引 雜

詩(六首)

劉楨……………九

公讌詩(一首) 贈從弟(三首) 雜

詩(一首)

王粲……………九

詠史詩(一首) 七哀詩(二首)

徐幹……………九

室思(六首)

何晏……………九

擬古

應璩……………九

百一詩(一首)

阮瑀……………九

親出北郭門行

明帝……………九

長歌行

〔晉〕

阮籍……………九

詠懷詩(十七首)

嵇康……………九

酒會詩

繆襲……………九

挽歌詩

阮侃……………九

答嵇康

張華……………九

答何劭 雜詩 情詩(二首)

傅玄.....100

雜詩

傅咸.....100

贈何劭王濟(一首)并序

棗據.....101

雜詩

何劭.....101

贈張華 遊仙詩 雜詩

陸機.....101

招隱詩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樂

府(三首)擬古詩(五首)

陸雲.....106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答兄機(一首)

潘岳.....106

金谷集作詩(一首) 悼亡詩(三首)

河陽縣作(二首) 在懷縣作

潘尼.....109

迎大駕(一首)

左思.....109

詠史詩(八首) 招隱詩 雜詩

張翰.....111

雜詩

張載.....111

七哀詩

張協.....113

詠史詩 雜詩

王讚.....113

雜詩

孫楚.....114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石崇.....114

明君辭(一首) 并序

曹 據.....二五

感舊詩

歐陽建.....二五

臨終詩

嵇 紹.....二六

贈石季倫

嵇 含.....二六

悅晴

郭泰機.....二六

答傅咸

劉 琨.....二七

重贈盧諶 扶風歌

盧 諶.....二八

覽古詩 時興

郭 璞.....二八

遊仙詩(四首)

孫 綽.....二九

秋日

許 詢.....二九

竹扇

袁 宏.....三〇

詠史

殷仲文.....三〇

南州桓公九井作

〔宋〕

陶 潛.....三一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辛丑歲七月

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挽歌詩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 擬古

詩 詠荊軻 飲酒

謝靈運.....三五

詩品注目錄

晚出西射堂 登池上樓 遊南亭

遊赤石進帆海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登石門最高頂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 七里瀨 入彭蠡湖口 入

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南樓中望所

遲客 田南樹園激流植椶 齋中讀

書(一首)

孝武帝..... 二九

登覆舟山

南平王鐸..... 三〇

擬行行重行行 擬明月何皎皎

顏延之..... 三〇

五君詠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謝瞻..... 三三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答

靈運

謝混..... 三三

遊西池

謝惠連..... 三三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秋懷詩 擣衣詩

袁淑..... 三四

倣古詩 倣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王微..... 三五

雜詩

王僧達..... 三六

答顏延年 和琅邪王仿古

鮑照..... 三六

詠史詩 還都道中作 樂府詩(四首)

翫月城西門廡中 學劉公幹體

傅亮..... 三九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范曄……………一元

樂遊應詔詩

謝莊……………一四〇

遊豫章西觀洪崖井

〔齊〕

高帝……………一四〇

羣鶴詠

湯惠休……………一四〇

怨詩行

帛道猷……………一四二

陵峯采藥觸興爲詩

釋寶月……………一四二

估客樂

王文憲……………一四二

春日家園

王融……………一四二

棲賢寺聽講畢遊邸園七韻應司徒教

寒晚敬和何徵君點

謝朓……………一四二

新亭洛別范零陵詩 遊東田 郡內

高齋閑坐答呂法曹 憲使下都夜發

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 酬王晉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敬亭山

詩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京路夜發

直中書省 觀朝雨 郡內登望

和徐都曹 和王主簿怨情

江淹……………一四六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望荆

山 雜體詩（六首）

吳邁遠……………一四六

飛來雙白鵲

鮑令暉……………一四九

擬客從遠方來

孔稚珪……………一〇九

遊太平山 白馬篇

劉繪……………一五〇

餞謝文學離夜

〔梁〕

范雲……………一五〇

贈張徐州謖 古意贈王中書

丘遲……………一五二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且發

漁浦潭

任昉……………一五二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贈郭桐廬出溪

南史鍾嶸傳……………一五六

跋……………一五六

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

郭生方至

沈約……………一五二

宿東園 早發定山 新安江水至清

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應王中丞思

遠詠月 學省愁臥 詠湖中雁詩

陸厥……………一五四

奉答內兄希叔 中山王孺子妾歌

虞羲……………一五四

詠霍將軍北伐詩

江洪……………一五五

詠荷

一五六

一五六

## 總論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一〕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二〕照燭三才，〔三〕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昔南風之詞，〔四〕卿雲之頌，〔五〕厥義賈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六〕楚謠曰：「名余曰正則。」〔七〕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八〕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九〕古詩少逸，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一〇〕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一一〕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一二〕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一三〕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一四〕質木無文。降及建安，〔一五〕曹公父子，篤好斯文；〔一六〕平原兄弟，〔一七〕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者，蓋將百計。〔一八〕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迄于有晉。太康中，〔一九〕三張〔二〇〕二陸〔二一〕兩潘〔二二〕一左〔二三〕勃爾復興，踵武前王，〔二四〕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二五〕貴黃、老，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二六〕爰及江表，〔二七〕微波尙傳。孫

綽、許詢、桓、(二)庾(三)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四)建安風力盡矣。(五)先是郭景純(三)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三)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四)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五)謝益壽斐然繼作。(六)元嘉中，(七)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八)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九)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十)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十一)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十二)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十三)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十四)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于楚臣去境，(十五)漢妾辭宮，(十六)或骨橫朔野，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



揚蛾入寵，再盼傾國；〔三〕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四〕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五〕甫就小學，〔六〕必甘心而馳騫焉。于是庸音雜體，人各爲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七〕衆觀終淪平鈍。〔八〕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爲古拙，〔九〕謂鮑照義皇上人，〔十〕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十一〕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十二〕徒自棄于高明，無涉于文流矣。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十三〕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十四〕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十五〕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十六〕七略裁士，〔十七〕校以實實，〔十八〕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十九〕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二十〕況八紘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二十一〕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于胸中。諒非農歌輟議，敢致流別。爰之今錄，庶周旋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sup>〔六〕</sup>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sup>〔七〕</sup>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于用事？<sup>〔八〕</sup>『思君如流水』，<sup>〔九〕</sup>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sup>〔十〕</sup>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sup>〔十一〕</sup>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sup>〔十二〕</sup>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sup>〔十三〕</sup>顏延、謝莊，尤爲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sup>〔十四〕</sup>秦始<sup>〔十五〕</sup>中，文章殆同書鈔。<sup>〔十六〕</sup>近任昉、王元長<sup>〔十七〕</sup>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寔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sup>〔十八〕</sup>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sup>〔十九〕</sup>陸機<sup>〔二十〕</sup>文賦，<sup>〔二十一〕</sup>通而無貶；李充<sup>〔二十二〕</sup>翰林，<sup>〔二十三〕</sup>疎而不切；王微<sup>〔二十四〕</sup>鴻寶，<sup>〔二十五〕</sup>密而無裁；顏延<sup>〔二十六〕</sup>論文，<sup>〔二十七〕</sup>精而難曉；<sup>〔二十八〕</sup>摯虞<sup>〔二十九〕</sup>文志，詳而博瞻，頗曰知言。<sup>〔三十〕</sup>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sup>〔三十一〕</sup>至于謝客<sup>〔三十二〕</sup>集詩，逢詩輒取，<sup>〔三十三〕</sup>張隆<sup>〔三十四〕</sup>文士，逢文即書。<sup>〔三十五〕</sup>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sup>〔三十六〕</sup>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撫利病，凡百二十人。<sup>〔三十七〕</sup>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耳。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

辨，〔五〕四聲之論。〔六〕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七〕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八〕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九〕『明月照高樓』，〔十〕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十一〕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十二〕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十三〕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十四〕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于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變積細微，〔十五〕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十六〕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十七〕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十八〕閭里已具。〔十九〕陳思贈弟，〔二十〕仲宣七哀，〔二十一〕公幹思友，〔二十二〕阮籍詠懷，〔二十三〕子卿雙鳧，〔二十四〕叔夜雙鸞，〔二十五〕茂先寒夕，〔二十六〕平叔衣單，〔二十七〕安仁倦暑，〔二十八〕景陽苦雨，〔二十九〕靈運鄴中，〔三十〕士衡擬古，〔三十一〕越石感亂，〔三十二〕景純詠仙，〔三十三〕王微風月，〔三十四〕謝客山泉，〔三十五〕叔源離宴，〔三十六〕鮑照戍邊，〔三十七〕太冲詠史，〔三十八〕顏延入洛，〔三十九〕陶公詠貧之製，〔四十〕惠連擣衣之作。〔四十一〕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四十二〕文采之鄧林。〔四十三〕

〔一〕劉勰文心雕龍曰：「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亦即此義。

〔二〕詩言志，情即志也。劉勰文心雕龍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此可與鍾氏之言相表裏。三百篇，楚辭，以及漢、魏以來各時代詩人，莫不有所感，而一發之于詩也。

〔三〕三才，天地人也。

〔四〕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俗傳南風之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崔述唐虞考信錄辨其「詞露而意淺，聲曼而力弱，不類唐、虞時語，蓋後世工于琴者所擬作。」頗近是。

〔五〕伏勝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且復旦兮。』」卿音慶。

〔六〕見夏書五子之歌。此偽古文也。

〔七〕見離騷。

〔八〕家語曰：「江始出于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可以盛酒，言其微也。」是濫觴爲始出之微。

〔九〕文章緣起曰：「五言詩，創于漢騎都尉李陵與蘇武詩。」

〔十〕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不著作者姓氏。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詩佳麗，或云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傳綬之詞。比采而推，其兩漢之作乎？」迄無定說。胡應麟詩數曰：「古詩十九首，並逸姓名，獨玉臺新詠取「西北有高樓」八首，題枚乘，差可據。以諸篇氣法例之，槩當爲乘作。然鍾嶸詩品已謂「王、揚、枚、馬」吟咏靡聞。」文選、文心，亦無明指。不知玉臺何從得之。至「兩宮」「雙闕」語，誠類東京，而「漢漢歲云暮」，「孟

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冉冉孤生竹」，玉臺皆別錄，則他篇非乘作明甚。宜昭明通係之于古也。」按此本李善說，最爲詳盡。

〔二一〕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並漢代賦家。

〔二二〕李陵有與蘇武詩三首；班姬有怨詩一首。

〔二三〕詩數曰：「按蘇、李同見文選。詩品標李爲五言宗，而蘇絕不入品。又古詩或謂枚乘，而標以枚、馬之徒，吟咏靡聞。蓋標與昭明同世，文選未盛行，而玉臺爲後出故也。」近代陳沆著詩比興箋。于枚乘詩箋，獨宗玉臺之說。謂：「古詩十九首，文心雕龍曰：『古詩佳麗，或云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其兩漢之作乎？』李善亦以「驅車上東門，遊戲宛與洛」，詞兼東都，非盡乘作。然徐陵玉臺新詠，錄枚乘古詩止九篇，兩語皆不在其中。則十九首固非一人之詞，惟九章則爲乘作也。本傳兩上吳王之書，其諫顯；九詩多出去吳之日，其諫隱。乃知屈原以前無騷；枚乘以前無五言。若非宗國故君之感，烏能迫其幽情，激其變調，下啓百世，上續四始者乎。」陳氏以史證詩，固可以按也。

〔二四〕班固有詠史詩一首。

〔二五〕建安，漢獻帝年號。

〔二六〕曹公即魏武帝操，其子，文帝丕也。文心雕龍曰：「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詞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

〔二七〕魏志陳思王植傳，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此云平原兄弟，蓋謂曹植與白馬王彪焉。上云曹公父子，乃指操與丕者。陳伯弢先生說。

〔二八〕文心雕龍曰：「暨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

驅。」

〔一九〕太康，晉武帝年號。

〔二〇〕張載與弟協，允並號三張。

〔二一〕二陸：陸機、陸雲。

〔二二〕兩潘：潘岳與其從子尼也。

〔二三〕一左，左思。

〔二四〕離騷曰：「及前王之踵武。」武，跡也，此謂繼建安之盛。

〔二五〕永嘉，晉懷帝年號。

〔二六〕詩最重理語，然有別。蓋富于理趣者善，若墮入理障，則不可，理過其辭是也。

〔二七〕東晉都建康，即所稱江表者。

〔二八〕桓，桓溫。

〔二九〕曠，曠亮。

〔三〇〕世說新語曰：「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諾。遂不復注，因作道德論。」

〔三一〕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世尚賦頌。皆體則詩，騷，傍綜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詩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雖時有質文，而宗歸不異焉。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老玄勝之談，而世遂貴焉。至過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爲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宗之。」近世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曰：「江左詩文，溺于玄風。辭謝雕采，旨寄玄虛，以平淡之詞，寓精微之理。故孫、許、二王，語咸

平典。由嵇，阮而上溯莊周，此南文之別一派也。」

〔三二〕郭璞，字景純。

〔三三〕劉琨，字越石。

〔三四〕劉熙載藝概曰：「劉越石詩，定亂扶衰之志，郭景純詩，除殘去穢之情，第以「清剛」「高上」目之，猶未規厥蘊。」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曰：「惟劉琨之作，善爲悽戾之音，而出以清剛；郭璞之作，佐以彪炳之詞，而出以挺拔。北方之文，賴以不墜。」

〔三五〕羲熙，晉安帝年號。

〔三六〕謝混，字叔源，小字益壽。沈約宋書曰：「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三七〕元嘉，宋文帝年號。

〔三八〕公幹，劉楨，仲宣，王粲也。沈約宋書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

〔三九〕安仁，潘岳。景陽，張協也。文心雕龍曰：「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

〔四〇〕沈約宋書曰：「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四一〕四言能名家者甚鮮，三百篇之後，惟曹操、嵇康，差可嗣響。

〔四二〕毛詩周南關雎序曰：「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正義曰：「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之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辭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司農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是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篇之異辭。朱熹詩集傳曰：「興者，先言他物

以引起所詠之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綜合諸說，乃知賦尚直陳，比貴喻志，興則取譬以寄諷云。

〔四〕 風力，即氣也。丹采，即詞也。詩人有尚氣者，有尚詞者。

〔四〕 詩人感物，託興無窮。文心雕龍物色篇，詮此理最深刻，可互觀之。

〔望〕 楚臣，指屈原也。史記屈原傳曰：「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被讒，放逐於江南。」

〔四〕 漢妾，指王昭君也。漢書元帝紀曰：「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爲閼氏。」昭君，嬙字也。

〔四〕 漢書外戚傳：李夫人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四〕 見論語。

〔四〕 史記三王世家曰：「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

〔五〕 漢書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鍾氏謂當時成童，即好爲吟咏，亦風氣使然。

〔五〕 陸機文賦曰：「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警策，謂秀也。

〔五〕 此言作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及衆人觀之，則以爲惡也。

〔五〕 曹劉，曹植、劉楨。

〔五〕 晉書陶潛傳曰：「陶潛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蓋譏鮑詩之古質也。

〔五〕 見鮑照代結客少年場行。



【美】虞炎玉階怨句也。此言學謝朓者，僅得此耳。

【毛】周易：『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朱震集傳曰：『口實者，頤中之物也。』此言味詩者，有不同嗜焉。

【美】論語曰：『惡紫之奪朱也。』

【美】劉士章，即劉繪，鍾氏所列爲下品者。

【美】班固漢書著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

【美】漢書藝文志曰：『劉歆總極羣書，而奏其七略。』

【美】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此言名不副其實。

【美】皇帝指梁武帝蕭衍也。論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美】梁書武帝紀曰：『齊竟陵王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並游，號曰八友。』

【美】文選，曹植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美】此撰次之例。

【美】禮記經解曰：『屬詞比事，春秋教也。』屬詞，謂文之散濶者宜合屬也。比事，謂事之參錯，當爲之比以類也。

【美】章炳麟國故論衡曰：『詩又與議奏異狀，無取數典，鍾嶸所以起例。』此宗鍾說者。

【美】徐幹室思詩曰：『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美】曹植雜詩之起句也。

【美】未詳所出。

〔七二〕見謝靈運歲暮詩。

〔七三〕鍾意蓋謂詩重在興趣，直由作者得之於內，而不貴用事。此在詩中敘事寫景則然耳。若夫抒情，則非借古人成語，不足以寫其胸臆。觀張、潘、左、陸、陶、謝、顏、鮑諸家詩，其用事深奧，皆出經、史，豈非明驗哉。

〔七四〕大明，宋武帝年號。

〔七五〕泰始，宋廢帝年號。

〔七六〕章炳麟國故論衡曰：「詩品云：『顏延之喜用古事，彌見拘束。』」任昉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尋此諸論，齊詩人之樂石。但顏、任諸公，足詒書鈔之誚。方今作者，豈直書鈔而已，比之歌括杯琖，夫豈失倫。此又刺近世考徵之士爲五言詩之敝。

〔七七〕王元長，王融也。

〔七八〕南齊書文學傳論曰：「今之文章，……略有三體，……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綺幅牽引，直爲偶說。」此與鍾說略同，蓋刺當時文弊者。用事過多，形同補衲，是爲文之蠹也。

〔七九〕詩人之詞，既非得之自然，則宜以其事其義潤澤之，亦足表學問。

〔八〇〕臧榮緒晉書曰：「陸機妙解情理，作文賦。」

〔八一〕晉李充著翰林論五十四卷。

〔八二〕南史王微傳無著鴻寶之文，不可考。

〔八三〕按顏延之著庭誥，其中有論文者，所謂論文者果此歟？抑別有所指也。

〔八四〕晉書曰：「摯虞撰文章志四卷。」文心雕龍曰：「摯虞品藻流別，有條理焉。」

〔八五〕此言詩品與諸家論文之書不同。

〔八六〕謝客即謝靈運也。隋書經籍志曰：「詩集五十卷。謝靈運撰。」

〔八七〕張騫著文士傳。

〔八八〕此言詩品與詩文選集不同。

〔八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鍾嶸以古今作者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今考上中二品，適合陳氏之數，唯下品有七十二人，不知陳氏何云六十九也。都凡百二十有二人，鍾氏云百二十人者，蓋舉成數而言也。

〔九〇〕沈約等爲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其著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九一〕南史沈約傳曰：「（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

〔九二〕宋書曰：「自靈均以來，多歷年所，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九三〕禮記樂記曰：「絃歌詩頌。」

〔九四〕見阮瑀雜詩。

〔九五〕曹植七哀詩句。

〔九六〕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爲魏太祖，文皇帝爲魏高祖，明皇帝爲烈祖也。」沈約宋書曰：「三祖，陳王，咸著盛藻。」

〔九七〕周易繫辭傳曰：「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按兩儀即二儀，謂天地也。

〔九八〕顏延之諡曰憲子，見宋書本傳。

〔九九〕南史陸厥傳曰：「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

〔一〇〇〕漢書司馬相如傳曰：「駸積褻褻。」師古曰：「駸積，若今之裙攝也。」

〔一〇一〕此言拘于聲韻之弊。如十字內有兩字雙聲者爲旁紐，十字內兩字疊韻者爲正紐，皆所忌也。此又文心雕龍聲律篇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離句而必賤」者。

〔一〇二〕文心雕龍聲律篇曰：「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纍纍如貫珠矣。」此與鍾說同旨。蓋文章之音聲迭代，期乎諧調而已，不必拘拘于四聲八病也。

〔一〇三〕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曰平頭，二曰上尾，三曰蜂腰，四曰鶴膝，五曰大韻，六曰小韻，七日旁紐，八曰正紐。」詳見詩人玉屑。

〔一〇四〕此鍾氏又關沈約聲律之說也。

〔一〇五〕曹植有贈白馬王彪詩。何義門讀書記曰：「曹子建贈白馬王彪，小雅嗣音。」

〔一〇六〕王粲有七哀詩三首。何義門讀書記曰：「王仲宣七哀詩，「路有飢婦人」六句，杜詩宗祖。「荆蠻」首，前詩哀王室之亂，此又自傷羈旅也。「羈旅無終極」，與前篇「方構患」首尾呼應，言亂靡有定也。」

〔一〇七〕劉楨贈徐幹詩：「思子沈心曲，長嘆不能言。」當爲思友作也。

〔一〇八〕阮籍有詠懷詩八十二首。何義門讀書記曰：「文選所選十七篇，作者之要指已具矣，惟其間尙有「王子年十五」一篇，言明帝不能辨宣王之奸，輕以愛子付託，最爲深永。當時以德施方當明兩之地，嫌於甄錄耳。」其說是。

〔一〇九〕古文苑載蘇武別李陵詩「雙鳥俱北飛，一鳥獨南翔。」此取其首二字也。

〔二〇〕嵇康曾秀才入軍詩。『雙鸞匿景曜。』故云然。

〔二一〕張華雜詩有『繁霜降當夕』之句，故云。

〔二二〕今所傳何晏詩，止有擬古與失題二首，皆無『衣單』之句，想已佚矣。

〔二三〕潘岳在懷縣作『隆暑方赫曦』殆指此歟？

〔二四〕張協有雜詩二首，末首純寫雨也。

〔二五〕謝靈運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何義門讀書記曰：『惟陳、徐二詩爲可觀，首篇擬古變體。』

〔二六〕陸機有擬古詩十二首。

〔二七〕劉琨扶風歌，蓋感亂作也。何義門讀書記曰：『此詩疑爲段氏所幽而作。』

〔二八〕郭璞有游仙詩十二首。何義門讀書記曰：『景純之游仙，即屈子之遠游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

劉熙載蔡概曰：『游仙之詩，假棲遯之言，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

〔二九〕王微今止傳雜詩一首，無言風月者。

〔三〇〕謝靈運爲山水詩開關手，故寫山泉極超曠。

〔三一〕今謝混止有游西池一首，然是思與朋友相與爲樂，非離宴也。

〔三二〕鮑照有代出自薊北門行，蓋詠戍邊作也。

〔三三〕左思有詠史詩八首。何義門讀書記曰：『題云詠史，其實乃詠懷也。八首一氣揮灑，激昂頓挫，真

是大手，晉詩中傑出者，太白多學之。』

〔三四〕顏延之有北使洛詩。何義門讀書記曰：『擬士衡赴洛詩，在顏集中，亦爲清拔。』

〔三五〕陶潛有詠貧士詩七首。以比興爲工，淡然無塵。

〔三六〕謝惠連有擣衣詩。

〔二七〕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郭璞注：「此澤出珠，因名之云。」此言篇章富潤，一如珠澤。

〔二八〕列子曰：「夸父欲追日影，逐之于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走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此言文采廣被，有似鄧林也。

# 卷上

## 古詩

其體源出于國風。〔一〕陸機所擬十四首。〔二〕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三〕其外『去者日以疎』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爲總雜。〔四〕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五〕『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六〕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七〕而清音獨遠，悲夫！〔八〕

〔一〕胡應麟詩數曰：『十九首之目，漢世無之。第以名氏不詳，總曰古詩。』

〔二〕沈德潛古詩源曰：『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婦，朋友闊絕，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反復低回，抑揚不盡，使讀者悲感無端，油然善入，此國風之遺也。』劉熙載藝概曰：『古詩十九首，與蘇、李同一悲慨。然古詩兼有豪放曠達之意，與蘇、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陽舒陰慘之不同，知人論世者，自能得諸言外，固不必如鍾嶸詩品謂古詩出于國風，李陵出于楚辭也。』

〔三〕陸機有擬古詩十四首，今存十二首。何義門讀書記曰：『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遠不如樂府十七首。』按此即詩數所謂『擬十九首，自士衡諸作，語已不倫也。』

〔四〕詩數曰：『奇神奇于溫厚，寓感愴于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胡氏

之說，蓋感賞古詩十九首之真摯也。

〔五〕詩數曰：「今士衡集擬古止十二章，昭明又去其一，益以他作爲十九首。如「去者日以疎」，「客從遠方來」，皆鍾氏所稱，則「凜凜歲云暮」，「孟冬寒氣至」，「生年不滿百」，「迴車駕言邁」等六首，亦當在四十五首之內。外陸所擬「蘭若生朝陽」與「橋柳垂華實」等九篇，別爲章次，較鍾所稱原數，今世僅存十五，大半失亡。然「冉冉孤生竹」，「驅車上東門」，又載樂府，則「飲馬長城窟」之類，舊亦鍾氏數中，未可知也。」

〔六〕詩數曰：「今讀「去者日以疎」，「生年不滿百」等篇，已列十九首者，詞皆絕到，非「行行重行行」下外九首。「上山採蘼蕪」一篇，章旨渾成，特爲神妙。第稍與古詩不同，是當時樂府體。「四坐且莫誼」中四語極工，惟「悲與親友別」，「蘭若生朝陽」七篇，奇警略遜，疑鍾氏所謂總雜者，足觀昭明鑑裁。然詞氣濃厚，非建安所及，謂出曹、王，非也。」

〔七〕並見古詩中。

〔八〕錢大昕曰：「此體之興，必不在景、武之世，枚叔又在蘇、李之前，班史不言有五言詩。其爲臆說，毋庸置辨矣。」按古詩之什，多以爲兩漢枚、傅等所造。鍾氏以不知時代，又失姓氏，故云「人代冥滅」也。然近世有證五言詩始于東京者，又可商榷矣。

〔九〕劉勰文心雕龍曰：「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 漢都尉李陵

其源出于楚辭。〔一〕文多悽愴，怨者之流。〔二〕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三〕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四〕



〔一〕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廣之孫也。爲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門矢盡，降，匈奴以爲右校王，病死。」

〔二〕宋濂曰：「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婉，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

〔三〕何義門讀書記曰：「嘉會」首，幽咽怨亂。」劉熙載書概曰：「李陵贈蘇武五言，但叙別愁，無一語及于事實，而言外無窮，使人黯然而不可爲懷。」

〔四〕李陵爲名將李廣之孫，有廣之風，將兵擊匈奴，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後敗降匈奴，是「聲顏身喪」也。

〔五〕劉勰文心雕龍曰：「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何義門讀書記曰：「子瞻辨蘇、李之詩，皆爲後人僞作，然固非曹、劉以下所辨也。」是皆疑蘇、李詩爲僞者。然陳沆詩比興箋則反之。曰：「鍾嶸謂班婕妤詩源出李陵，又謂魏文帝詩亦出李陵。苟由僞作，則當與蘇武同出一手，烏能自導源流。」是仍主鍾品者。

### 漢婕妤班姬

其源出于李陵。〔一〕團扇短章，〔二〕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三〕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四〕

〔一〕漢書曰：「成帝初即位，婕妤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爲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失寵，充園陵。」

〔二〕沈德潛古詩源曰：「用意微婉，音韻和平，綠衣諸什，此其嗣響。」此又謂其出于國風焉。

〔三〕其詩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四〕鍾氏此評，雖謂其詞旨美而怨，然西漢人作風，恐不如是之綺也。

〔五〕桓譚新論道賦篇曰：「諺曰：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此以喻團扇短章，可知其工也。文選李善注引歌錄曰：「怨歌行，古詞，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按此詩綺密，恐非班姬所擬。且本傳亦止言作賦自傷，不云作詩也。劉勰已疑之，嚴羽滄浪詩話曰：「班婕妤怨歌行，樂府以爲顏延年作。頗似之。」

### 魏陳思王植〔二〕

其源出于國風。〔一〕骨氣奇高，詞采華茂，〔二〕情兼雅怨，〔三〕體被文質，〔四〕粲溢今古，卓爾不羣。〔五〕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六〕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七〕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八〕

〔一〕魏志曰：「曹植，字子建，太祖子。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太和三年，徙封東阿王。六年，加封陳王，薨，謚曰思。」

〔二〕何義門讀書記謂曹子建詩，「縵縵有風人之旨」。又以爲「小雅嗣音」。劉熙載藝概曰：「曹子建贈丁儀

王粲，有云：「歡怨非貞則，中和誠可經。」此意足推風雅正宗。至骨氣情采，則鍾仲偉論之備矣。又云：「曹子建詩出于騷。」蓋子建詩學國風，而又以雅與騷化之，故自成家。

〔三〕十九首詞藻氣骨，略無可尋，而古朴真至，自然意遠。魏氏而下，若子桓、仲宣、士衡、安仁、景陽、康樂，以詞勝者也。公幹、太冲、越石、明遠，以氣勝者也。兼備二者，唯獨子建。

〔四〕史記屈原傳曰：「小雅怨誹而不亂。」按子建亦有憂生之嗟，故樂府贈送雜詩諸什，皆具小雅怨誹之致。

〔五〕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三祖陳王，咸蓄盛藻，南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

〔六〕陳沈詩比興箋曰：「子建美秀而文，語多綺靡，大有文士習氣，以此風骨不及乃翁，然超出子桓之上。」

〔七〕劉熙載藝概曰：「子建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語如字意，鍾氏謂人偷爾、孔，可謂知音。」

〔八〕陳壽曹植評傳曰：「陳思文才富贍，足以自通後葉。」按鍾氏謂陸機、謝靈運詩，其源並出于陳思，是其所景慕者。他若燭餘暉者，如阮籍、左思、郭璞等，蓋其著者焉。

〔九〕漢書藝文志曰：「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此師其意者。言孔門若用詩，則子建爲入室弟子，公幹升堂，景陽潛陸，僅及門而已。有此品級，而詩之高下自分。

## 魏文學劉楨〔一〕

其源出于古詩。〔二〕仗氣愛奇，動多振絕。〔三〕眞骨凌霜，高風跨俗。〔四〕但氣過其文，彫潤恨少。〔五〕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六〕

〔一〕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

〔三〕公幹詩氣特蒼鬱，直抒懷抱。云源出古詩者，亦以格言之。

〔三〕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曰：『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四〕何義門讀書記評劉公幹贈從弟詩曰：『此教以修身俟時。首章致其潔也，次章厲其節也，三章擇其幾也。』峻骨凌霜，高風跨俗，要惟此等足當之。』

〔五〕劉勰文心雕龍曰：『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胡應麟詩數曰：『公幹才偏，氣過詞。』劉熙載藝概曰：『公幹氣勝，仲宣情勝，皆有陳思之一體，後世詩率不越此兩宗。』

〔六〕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按鍾氏獨步之評，信篤論也。王漁洋謂：『楨之視植，豈但鷓鴣之與斥鷃。』其言過矣。何義門又評劉公幹雜詩『釋此出西城』六句云：『所謂公幹有逸氣，於此見之。』

### 魏侍中王粲

其源出于李陵。〔一〕發愀愴之詞，〔二〕文秀而質羸。〔三〕在曹、劉間，別構一體。〔四〕方陳思不足，〔五〕比魏文有餘。〔六〕

〔一〕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漢獻帝西遷，粲徙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道病卒。』

〔二〕劉熙載藝概曰：『王仲宣詩出于騷。』按李陵詩源于楚辭，其說一也。

〔三〕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曰：『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按粲之七哀詩，寫兵亂

之象，悽愴欲絕。所以沈約甚稱其『灞岸』之篇，而嘆爲茂製也。

〔四〕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曰：『仲宣獨自善于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按體弱，即質羸也。何義門謂『仲宣詩極沈鬱頓挫，鍾記室以爲文秀而質羸，殆所未喻矣』。是何說未達斯旨也。

〔五〕詩品多以曹、劉並稱。其序云：『昔曹、劉殆文章之聖。曹植品云：『公幹升堂，思王入室。』劉楨品云：『然自陳思已下，楨稱獨步。』皆是也。然他書亦有以曹、王並稱者。如文心雕龍云：『兼善則子建、仲宣。』宋書曰：『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又曰：『體變曹、王。』故知仲宣在曹、劉間，別構一體也。

〔六〕沈德潛古詩源曰：『蘇、李以後，陳思繼起，故應爲一大宗。鄴下諸子，各自成家，未能方埒也。』按陳思風骨遒上，語多諷刺，兼詞氣之長，仲宣僅以情勝，故方陳思不足。

〔七〕鍾氏謂魏文詩，雜有仲宣之體，故比魏文有餘。

### 晉步兵阮籍〔一〕

其源出于小雅。〔二〕無雕蟲之功。〔三〕而詠懷之作，〔四〕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五〕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六〕厥旨淵放，〔七〕歸趣難求。〔八〕顏延年注解，怯言其志。〔九〕

〔一〕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蔣濟辟爲掾，後謝病去，爲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二〕胡應麟詩數曰：『步兵虛無恬淡類莊、列。』何義門讀書記曰：『阮嗣宗詠懷詩，其原本諸離騷，而鍾記室以爲出于小雅。』劉熙載藝概曰：『阮步兵詩出于莊。』大概阮詩原于小雅，而又以楚辭、莊、列化之，故自

成家也。

〔三〕揚子法言曰：「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四〕晉書本傳曰：「詠懷八十餘篇，爲世所重。」劉熙載藝概曰：「阮嗣宗詠懷，子家之言。」

〔五〕此所謂語近情遙也。

〔六〕劉勰文心雕龍曰：「嗣宗倜儻，故響逸而調遠。」劉熙載藝概曰：「阮嗣宗詠懷，其旨淵遠，其屬詞之妙，去來無端，不可蹤跡，後來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風，猶瞻望弗及矣。」

〔七〕文心雕龍曰：「阮旨遙深。」

〔八〕按讀阮詩者有二派：沈德潛謂其興寄無端，雜寫哀怨，此一派也；陳沆則謂文多刺譏，有悼宗國將亡者，有刺權奸者，有述己志者，此又一派也。較而論之，以陳說爲優，故詩比興美，頗能引伸厥趣。蓋嗣宗詠懷，亦憤發之所爲作也，非興寄無端者。

〔九〕文選李善注：「顏延年曰：嗣宗身事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何義門讀書記曰：「按籍豈徒慮患也哉！延年遜詞，以謝逆勸，宜其不足知此。」按勸爲宋文帝之子，弑文帝叛逆者，蓋延年亦身當易代之際，故不敢質言。江淹擬阮步兵詠懷：「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蓋知阮詩者也。

### 晉平原相陸機〔一〕

其源出于陳思。〔二〕才高詞贍，舉體華美。〔三〕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四〕尙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五〕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六〕張公嘆其大才，〔七〕

信矣！〔八〕

〔一〕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少襲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成都王穎表爲平原內史，後遇害。」

〔二〕宋濂曰：「陸士衡兄弟則做子建。」何義門讀書記曰：「陸士衡樂府數詩，沉着痛快，可以直追曹、王。」其說並本諸鍾品焉。

〔三〕劉熙載藝概曰：「士衡樂府，金石之音，風雲之氣，能令讀者驚心動魄。雖子建諸樂府，且不得專美于前，他何論焉。」按士衡體尙藻繪，俳偶愈工，故鍾氏以華美目之。

〔四〕此言兼劉、王之長。士衡赴洛詩「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本公幹「方塘含白水」四句也。赴洛道中，又學仲宣者。唯槓以氣勝，此不如其壯；粲以文勝，此不如其秀耳。

〔五〕劉熙載藝概曰：「劉彥和謂士衡矜重，而近世論陸詩者，或以累句譬之。然有累句，無輕句，便是大家品位。」按矜重，即尙規矩之謂，亦即世所警累句也。然士衡詩直而不野，又非輕句，故無傷焉。此又劉熙載所謂「士衡詩粗枝大葉，平實處屢見，獨到處亦躋卓絕也。」

〔六〕陸機爲顧彥先贈婦詩有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此真英華膏澤者。其後謝朓本之曰：「緇塵染素衣。」遂爲名句。其衣被詩人，諒非一代。他若鋪陳整贍，開顏光祿一派，信文章之淵泉矣。

〔七〕世說注引文章傳曰：「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爲文，乃患太多也。』」

〔八〕此引以爲佳話，其例數見不鮮。

晉黃門郎潘岳〔二〕

其源出于仲宣。〔三〕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四〕猶淺於陸機。〔五〕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六〕麟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爲勝；翰林篤論，故嘆陸爲深。〔七〕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七〕

〔一〕晉書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舉秀才，爲郎，遷河陽、懷二縣令，入補尚書郎，累遷給事黃門郎。素與孫秀有隙，及趙王倫輔政，秀遂誣岳與石崇爲亂，誅之。」

〔二〕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潘、陸特秀，體變曹、王。」宋濂曰：「潘安仁則學仲宣。」劉熙載藝概曰：

「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壯。」按此則安仁學仲宣，不僅以其秀也，而其慷慨悲怨，亦似之。

〔三〕初學記引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之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四〕世說新語曰：「孫興公云：『潘文淺而淨，陸文深而蕪。』」胡應麟詩藪曰：「潘、陸俱詞勝者也，陸之才富，而潘氣稍雄也。」何義門讀書記曰：「安仁氣質，高于士衡數倍，陸蕪潘淨，故是定論。」

〔五〕世說新語引此爲孫興公語。

〔六〕鍾氏評謝混，「殊得風流媚趣」，則是輕華也。而潘之清綺絕世，與益壽同其好尚，故以潘爲勝。胡應麟詩藪曰：「晉稱潘、陸，然潘非陸敵也。」此可證李充謂潘之淺於陸機爲篤論也。

〔七〕晉書曰：「機文喻海，潘藻如江。」詩藪曰：「潘、陸之定品也。」



## 晉黃門郎張協〔二〕

其源出于王粲。〔一〕 文體華淨，少病累。〔二〕 又巧構形似之言。〔三〕 雄于潘岳，〔四〕 靡于太冲，〔五〕 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采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臺臺不倦。〔六〕

〔一〕 晉書曰：「張協，字景陽，獻之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爲黃門侍郎。因託疾，遂絕棄人事，終于家。」

〔二〕 宋濂曰：「張景陽則學仲宣。」此本鍾品，蓋以其文多悽怨焉。

〔三〕 何義門讀書記曰：「胸次之高，言語之妙，景陽與元亮之在兩晉，蓋猶長庚、啓明之麗天矣。」又曰：「詩家鍊字琢句，始于景陽，而極于鮑明遠。」按景陽振其麗，且字句之間，幾經鍊琢，故其體華淨少病累也。

〔四〕 何義門讀書記曰：「張景陽雜詩，「朝霞」首，「叢林森如束」，鍾記室所謂「巧構形似」之言。」按如「結字」首「時聞樵采音」，「大火」首「天高萬物肅」，皆善寫景物，而得其巧似焉。

〔五〕 景陽與安仁，雖同出王粲，而骨氣橫絕，潘視之稍贏矣。

〔六〕 左思不假雕飾，而冲淡有味，非若景陽之以綺靡相尙焉。

〔七〕 何義門讀書記曰：「張景陽雜詩，於建安能者而外，復變創斯體，鍾記室品目之云：「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采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臺臺不倦。」不爲妄歎也。」劉熙載藝概曰：「景陽詩開鮑明遠，明遠道警絕人，然練不傷氣，必推景陽獨步。」「苦雨」諸詩，尤爲高作，故鍾嶸詩品獨稱之。文心雕龍明詩云：「景陽振其麗。」麗何足以盡景陽哉。」

晉記室左思

其源出于公幹。〔三〕 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四〕 雖野於陸機，〔五〕 而深於潘岳。〔六〕 謝康樂嘗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七〕

〔一〕 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人。徵爲祕書郎，齊王冏命爲記室，辭不就，以疾終。」

〔二〕 宋濂曰：「左太沖則法公幹。」劉熙載藝概曰：「劉公幹，左太沖，壯而不悲。」蓋太沖亦以氣勝焉。

〔三〕 此指詠史詩，劉勰所稱拔萃者也。何義門讀書記曰：「左太沖詠史，『鬱鬱』首，良圖莫騁，職由困于資地，托前代以自鳴所不平也。『濟濟』首，言地勢既非，立功難覓，則柔翰故在，潛于鶻籍，以章厥身者，乃吾師也。『荆軻』首，又言雖博徒狗屠，猶有軼倫之才，視碌碌豪右，自詫攀龍者，方復夷然不屑，況吾儕也。『主父』首，此又言士之遇合有時，顧爲國家計，則方隅未靖，創業垂統，方待奇才，不當棄羣策而任私昵耳。『習習』首，言誠欲俟時，而勢利相激，幾不可堪，自守亦難矣。『飲河期滿腹』四句。此太沖所以獨得考終，異乎潘、陸輩也。」凡此諸說，並足推衍鍾品典故精切，得諷諭之致者。

〔四〕 劉熙載藝概曰：「野者，詩之美也。故表聖詩品中，有疎野一品。若鍾仲偉謂：『左太沖野于陸機』，野乃不美之辭。然太沖是豪放，非野也。觀詠史可見。」按論語有曰：「質勝文則野。」陸機直而不野，太沖則多據胸臆，質由中出，不假雕潤，故野于陸機也。

〔五〕 按潘岳淺而淨，太沖骨力較莽蒼，故深于潘岳也。沈德潛古詩源曰：「太沖拔出于衆流之中，丰骨峻上，盡掩諸家。鍾記室季孟于潘、陸之間，非篤論也。」胡應麟詩數曰：「太沖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至矣』而『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韻故足實也。』按潘、陸俱以詞勝，故不同耳。

〔六〕詩藏曰：「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攀贈母丘儉，疊用入古人名，堆垛寡變。太冲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遂爲古今絕唱。」何義門讀書記曰：「詠史者，不過美其事而詠嘆之。槩括本傳，不加藻飾，此正體也。太冲多據胸臆，乃又其變，叙致本事，能不冗不晦。以此爲難。」

###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

其源出子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尙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富爲累。嶮謂若人興多才高，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唐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即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一〕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爲臨川郡守。爲有司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更合鄉里僮兒，于三江口篡取謝，要謝不及。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于廣州行棄市刑。年四十九。」

〔二〕宋書曰：「三謝亦本子建，而難參于郭景純。」詩藏曰：「靈運之詞，淵源潘、陸。」何義門讀書記曰：「贈從弟惠連，逼真贈白馬王篇。」綜合各家之說，謝客詩源于陳思，而以景陽、潘、陸、郭璞化之。

〔三〕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遊南亭詩：「密林含餘清，遠峯隱半規。」遊赤

石進帆海，「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等，並得其巧似者。張景陽巧構形似之言，此學其體焉，但超放耳。

〔四〕劉熙載藝概曰：「陶、謝用理語，各有勝境。鍾嶸詩品稱「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此由乏理趣耳，夫豈尙理之過哉。」按謝客善用理語，往往以易、老、莊入詩，如富春渚：「落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此用易坎艮二卦象辭也。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登石門最高頂：「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此並用老、莊也。凡此皆能化其境，而造語頗似之，此所以「內無乏思」也。

〔五〕謝客詩刻畫微妙，在詩家爲獨闢之境。故山水之作，全用客觀，皆寓目即書者，是「外無遺物」也。

〔六〕劉勰文心雕龍曰：「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儻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按此殆謂謝詩繁富者。「莊、老告退」，謂革孫、許之風。「山水方滋」，即指謝客開山水詩一派也。沈德潛古詩源曰：「謝詩經營慘淡，鉤深索隱，而一歸自然，山水閒適，時遇理趣，匠心獨運，少規往則，建安諸公，都非所屑，況士衡以下。」劉熙載藝概曰：「康樂詩較顏爲放手，較陶爲刻意。鍊句用字，在生熟深淺之間。」此並證謝客「與多才高」者。

〔七〕何義門讀書記曰：「謝靈運登池上樓，只似自寫懷抱，然刊置別處不得，循諷再四，乃覺巧不可階。池塘一聯，驚心節物，乃爾清綺，惟病起即目，故于載常新。」按此謂「名章迥句」者，其一也。

〔八〕鮑照曰：「謝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梁簡文帝曰：「謝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此可見謝詩非人力所及，而自然詣于高潔之境。

〔九〕周禮夏官職方氏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一〇〕謝玄，康樂之祖也。

〔一一〕原注：治音稚，奉道之家靖室也。

〔一二〕謝靈運小名客兒，故世稱之爲謝客。自「初」以下，亦佳話之例。

卷中

漢上計秦嘉 嘉妻徐淑

夫妻事既可傷，〔一〕文亦悽怨。〔二〕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三〕徐淑叙別之作，〔四〕亞于團扇矣。〔五〕

〔一〕秦嘉，字士會，隴西人。桓帝時，仕郡上計，入洛，除黃門郎，病卒于津鄉亭。

〔二〕秦嘉留郡贈婦詩序曰：「嘉爲郡上計，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三〕詩數曰：「秦嘉夫婦往還曲折，具載詩中。眞事眞情，千秋如在，非他託興可以比肩。」

〔四〕其一班姬，一即徐淑也。

〔五〕詩數曰：「西溪叢語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未引鍾嶸詩品云：「徐淑寶釵之什，亞團扇矣。」按嘉以寶

釵寄淑，故詩有「寶釵可耀首」之語，淑惟答嘉五言，絕無所謂寶釵者，當從嶸本書作叙別之作爲是。」

〔六〕團扇，謂班姬怨歌行也。淑詩亦據事直書者。秦嘉夫婦詩，皆未著其源者，又一例焉。沈德潛古詩

源曰：「詞氣和易，感入自深，然去西漢渾厚之風遠矣。」

魏文帝

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一〕則所計百許篇，〔二〕率皆鄙質如偶語。〔三〕惟「西北有浮

雲」十餘首，〔三〕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矣。〔四〕不然，何以銓衡羣彥，〔五〕對揚厥弟者耶？〔六〕

〔一〕魏志曰：「文帝曹丕，字子桓。太祖太子也，爲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爲丞相，封魏王，受漢禪，即皇帝位。」

〔二〕子桓詩學李陵，而又以仲宣化之，亦文秀而質贏者。

〔三〕「所計」，津逮秘書本作「新奇」。

〔四〕何義門讀書記曰：「魏文帝芙蓉池作，丹霞一絕，直書即目。」遊游快心意」二句，即君知吾喜否意。匹之所見如此，其語偷，不似民主，吳人所以券其不十也。」按此即所謂鄙質也。

〔五〕「西北有浮雲」，爲魏文雜詩之一。

〔六〕詩載曰：「子桓樂府十餘篇佳，餘皆非陳思比。」沈德潛古詩源曰：「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七〕銓衡者，量度也。羣彥，指「建安七子」。此謂批評「七子」之文學。詳見魏文帝典論論文及與吳質書兩篇。

〔八〕劉勰文心雕龍曰：「魏文之才，洋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儻，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于先鳴，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惜焉。但俗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未爲篤論也。」

### 晉中散嵇康〔一〕

頗似魏文。〔二〕過爲峻切，〔三〕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四〕然託諭清遠，良有鑑裁，亦未失

高流矣。〔五〕

〔一〕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二〕叔夜有超絕塵世之想，其遊遊快志，亦頗似魏文焉。

〔三〕劉熙載藝概曰：「叔夜之詩峻烈，嗣宗之詩曠逸，夷、齊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趣尙

乃自古別矣。」

〔四〕論語曰：「惡訐以爲直者。」戴望注曰：「訐，謂橫議是非。」按叔夜拒鍾會，與山濤絕交，皆其訐直者。

〔五〕劉勰文心雕龍曰：「嵇志清峻。」按叔夜游仙詩：「飄搖戲玄圃，黃老路相逢。」述志詩：「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皆託喻清遠者。而激烈悲憤，自在言外。

### 晉司空張華〔一〕

其源出于王粲。〔二〕其體華豔，興託不奇。〔三〕巧用文字，務爲妍冶。〔四〕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五〕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間耳。〔六〕

〔一〕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爲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後詔加右光祿大夫，遷司空，爲趙王倫所害。」

〔二〕宋濂曰：「張茂先則學仲宣。」蓋亦能寫怨者。

〔三〕晉書本傳曰：「辭藻溫麗。」按張華情詩二首，所寄皆閨情，故興託不奇。

〔四〕劉勰文心雕龍曰：「張華短章，奕奕清暢。」

〔五〕世說新語注引文士傳曰：「華爲人少威儀，多姿態。」此雖譏其爲人，然於文務爲妍冶，兒女情多相表裏也。何義門讀書記曰：「張公詩唯勵志一篇，餘皆女郎詩也。」

〔六〕史記孔子世家曰：「魯亂，孔子適齊。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集解：「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爲正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按此言在季孟之間，即處之中品焉。

魏尚書何晏

晉馮翊守孫楚

晉著作王讚

晉司

徒掾張翰

晉中書令潘尼

平叔鴻鵠之篇，〔一〕風規見矣。〔二〕子荆零雨之外，〔三〕正長朔風之後，〔四〕雖有累札，良亦無聞。〔五〕季鷹黃華之唱，〔六〕正叔綠蘩之章，〔七〕雖不具美，而文采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皇一毛。〔八〕事同駁聖，宜居中品。〔九〕

〔一〕魏志曰：「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曹爽秉政，以晏爲尚書。」

〔二〕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爲馮翊太守，卒。」

〔三〕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四〕晉書曰：「張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于家。」

〔五〕晉書曰：「潘尼，字正叔，少與從父岳，俱以文章知名。舉秀才，歷中書令，永嘉中，遷太常卿。」

〔六〕何晏擬古詩：「鴻鵠比翼游。」故以名篇。

〔七〕世說注引名士傳曰：「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後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

〔八〕孫楚征西官屬送于陟陽候作：「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故云。何義門讀書記曰：「時方貴老，而見之于詩，亦爲創變，故舉世推高。」又曰：「骨力甚健，與後來孫、許不同。」

〔九〕王績雜詩曰：「朔風動秋草。」故以名。

〔一〇〕宋書謝靈運傳論曰：「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皆直舉胸情，非傍詩史。」

〔一一〕張翰雜詩曰：「黃華如散金。」故云。宋濂曰：「張季鷹則法公幹。」

〔一二〕潘尼迎大駕詩：「綠繁被廣隰。」故云。此詩思世故未平，頗具非戰思想。

〔一三〕此言五人俱以一首詩著聞，如虬甲鳳毛，亦無所不錄。

〔一四〕詩品之例，凡二三人以上同居一品者，或同出一源，或風骨相似。此則五人風骨俱相似，故同品。此亦未著其源者。

## 魏侍中應璩

祖襲魏文。〔一〕善爲古語，〔二〕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三〕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麗可諷味焉。〔四〕

〔一〕魏志王粲傳注引文章錄曰：「應璩，字休璉，汝南人。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稍遷侍中，典著作，卒。」  
〔二〕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璉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今觀其文體，頗似魏文「西北有浮雲」也。

〔三〕如「下流不可處」，「是謂仁智居」，皆古語也。

〔四〕文選注引楚國先賢傳曰：「汝南應璩作百一詩，譏切時事。」劉勰文心雕龍曰：「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又曰：「休璉風情，則百一標其志。」

〔五〕胡應麟詩數曰：「昌穀謂休璉百一，微傷于媚。此詩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所占于此土，是謂仁智居。」皆拙樸類措大語，謂之傷媚，何居？」按詩品之例，往往引詩句以證其風格，此品之以華靡證「濟濟今日所」，亦猶魏文品以美贖證「西北有浮雲」，其例一也。

晉清河太守陸雲

晉侍中石崇

晉襄城太守曹摅

晉朗陵公何劭

清河之方平原，  
殆如陳思之匹白馬。  
於其哲昆，故稱二陸。  
季倫、顏遠，並有英篇。  
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一〕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號曰二陸。爲吳王郎中，成都王顯表爲清河內史，機被收，并收雲。」

〔二〕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累遷侍中，後拜太僕衛尉。崇有妓曰綠珠，孫秀使人求之，崇不

許，秀遂勸趙王倫誅崇。」

〔三〕晉書曰：「曹據，字顏遠，譙國人。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道等侵掠城邑，遇戰，軍敗而死之。」

〔四〕晉書曰：「何劭，字敬祖，陳國人。初爲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襲封朗陵郡公。」

〔五〕北堂書鈔引抱朴子佚篇曰：「吾見二陸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他人方之，若江、漢之于潢汙。」

劉勰文心雕龍曰：「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素廣，故思纖人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

于短篇。」宋濂曰：「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沈德潛古詩源曰：「清河五言甚朗練，摘采鮮淨，與士衡亦復伯

仲。」按清河詩力，不亞於平原，誠所謂伯仲之間，鍾氏此評，頗有軒輊焉。

〔六〕白馬王彪也。

〔七〕何義門讀書記曰：「石季倫王明君辭，逼似陳王，此詩可以諷失節之士。」劉勰文心雕龍曰：「曹據

清靡于長篇。」

〔八〕何義門讀書記曰：「何敬祖遊仙詩，遊仙正體，宏農其變。」按四人骨力相等，故同居一品。此亦未

著其源者。

晉太尉劉琨〔二〕

晉中郎盧諶〔三〕

其源出于王粲。〔一〕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二〕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三〕故善叙喪亂，多感恨之詞。〔四〕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五〕

〔一〕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人。永嘉初，爲并州刺史，復加大將軍并州都督。建興六年，其長史

以并州叛降石勒。琨遂奔薊。元帝渡江，復加太尉，後被害。」

〔二〕晉書曰：「盧諶，字子諒，范陽人。爲劉琨主簿，轉從事中郎，後依石季龍。冉閔誅石氏，諶隨閔軍遇害。」

〔三〕劉熙載藝概曰：「鍾嶸謂越石詩出于王粲，以格言耳。」

〔四〕劉勰文心雕龍曰：「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遇之于時勢也。」陳沈詩比興箋曰：「元遺山論詩絕句：『曹劉坐嘯虎生風，萬古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謂劉損淺狹閱寂之作，未能以敵三曹，惟越石氣蓋一世，始與曹公蒼茫相敵也。」又曰：「盧子諒覽古詩，通篇直叙蘭生事，而結以張弛二字，何等筆力。疑爲越石從事時，見并、幽構釁而作。」

〔五〕琨答盧諶詩：「厄運初遘。」

〔六〕沈德潛古詩源曰：「越石英雄失路，萬緒悲涼，故其詩隨筆傾吐，哀音無次，讀者烏得於語句間求之。」何義門讀書記曰：「劉越石重贈盧諶，慷慨悲涼，故是幽、并本色。」劉熙載藝概曰：「兼悲壯者，其唯劉越石乎！」

〔七〕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

### 晉宏農太守郭璞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一〕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二〕翰林以爲詩首。〔三〕但游仙之作，〔四〕詞多慷慨，乖遠玄宗。〔五〕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

梗。』乃是坎壤詠懷，非列仙之趣也。〔七〕

〔一〕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性放散，爲著作佐郎，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爲敦所害。及敦平，追贈宏農太守。」

〔二〕郭璞高蹈遊仙，直抒胸懷，始會合道家之言而韻之。鍾氏云「憲章潘岳」者，以文體彪炳言之耳。

〔三〕南齊書文學傳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文心雕龍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

袁、孫以下，雖各有彫采，然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爲俊矣。」又曰：「景純豔逸，足冠中興。」

〔四〕李充翰林論也。唯詩首之說不詳。

〔五〕郭璞有游仙詩十首。

〔六〕文選郭景純游仙詩李善注曰：「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鎔銖纓紱，煢霞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狹中區，而辭無俗累，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七〕沈德潛古詩源曰：「游仙詩本有託而言，坎壤詠懷，其本旨也。鍾嶸貶其少列仙之趣，謬矣。」陳沆詩比興箋駁鍾氏之說曰：「景純勸處仲以勿反，知壽命之長，游仙之作，殆是時乎？青谿之地，正在荊州，斯明證也。何焯謂景純游仙之什，即屈子遠游之思。殆知言乎！」陳氏之言，得景純之旨。

## 晉吏部郎袁宏〔二〕

彥伯詠史，〔三〕雖文體未適，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三〕

〔一〕晉書曰：「袁宏，字彥伯，陳郡人。有逸才，謝尚引爲參軍，累遷大司馬桓溫記室。後自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卒。」

〔二〕世說新語曰：「袁虎少貧，嘗爲人傭載運租，謝靈運西經船行，其夜，清風朗月，聞江渚間估客船上，有詠詩聲，甚有情致。所誦五言，又其所未嘗聞，嘆美不能已。即遣委曲訊問，乃是袁自詠其所作詠史詩。因此相要，大相賞得。虎，袁宏小字也。」

〔三〕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曰：「虎曾爲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辭文藻拔。」按此詩是學左太冲者，有飄諱之致，特波瀾不大耳。

晉處士郭泰機〔一〕 晉常侍顧愷之〔二〕 宋謝世基〔三〕

宋參軍顧邁 宋參軍戴凱〔四〕

泰機寒女之製，〔五〕孤怨宜恨。〔六〕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七〕世基橫海，〔八〕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九〕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一〇〕

〔一〕文選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

〔二〕晉書曰：「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後爲殷仲堪參軍。義熙初，爲散騎常侍。」

〔三〕宋書曰：「謝世基，晦之從子也。」

〔四〕二人無所考。

〔五〕郭泰機答傅咸詩曰：「皜皜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遲速，況復屬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著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六〕沈德潛古詩源曰：「通體喻旨，諷傳之不能薦己也。老杜白絲行本此。」

〔七〕晉書本傳曰：「愷之爲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度。」世說新語曰：「顧長康拜桓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固知其能詩也。」按二韻之詩及四首詩不詳。

〔八〕宋書謝晦傳曰：「世基臨死，篤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麟，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

〔九〕三人詩今並佚，無以考也。

〔一〇〕五子同居一品者，以其風格皆警拔，亦一例也。此亦未著其源者。

### 宋徵士陶潛

其源出于應璩，〔一〕又協左思風力。〔二〕文體省淨，殆無長語。〔三〕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四〕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五〕世嘆其質直。〔六〕至如『歡言酌春酒』，〔七〕『日暮天無雲』，〔八〕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九〕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一〇〕

〔一〕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爲鎮軍建威參軍，後爲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于家。顏延之誄之，謚曰靖節徵士。」

〔三〕沈德潛古詩源曰：「先生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人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先生也。」劉熙載藝概曰：「陶淵明則大要出于論語。」按鍾氏謂陶源于應璩，沈、劉二氏，則謂出于論語，其實一也。蓋應璩亦學論語者，如百一詩：「下流不可處」，是謂仁智居二句，可證也。陶詩引論語者不一：若五月旦作和戴主簿：「曲肱豈傷冲」，用論語「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和郭主簿：「舊穀猶儲今」，用論語「舊穀既沒」。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屢空常晏如」，用論語「回也其庶乎屢空」。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用論語「植其杖而芸」。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用論語「君子憂道不憂貧」。與從弟敬遠：「深得固窮節」，用論語「君子固窮」。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穫早稻：「四體誠乃疲，庶無異患干」，用論語「四體不動」。詠貧士：「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用論語「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此皆以論語入詩而得其化境者。

〔四〕宋濂曰：「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飴，不綴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胡應麟詩藪曰：「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爲宗。」綜合觀之，陶詩學應璩，而又以阮籍、張協、左思化之。蓋應璩、張協，儒家之言，阮籍、左思，道家之言。陶淵明之思想，冲夷抗烈，既不違反名教，又信任自然，殆會合儒家道家之言而韻之者。

〔四〕長香仗，冗也。陶詩雖恬淡，其實從綺麗來，漸趨省淨，故無一冗語。

〔五〕藝概曰：「陶淵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間，作詩九首，其詩之真，更須問耶？」

〔六〕山樵暇語曰：「陶彭澤詩，顏、謝、潘、陸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于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

〔七〕楊龜山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蘊，出于自然。若會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



〔八〕見讀山海經詩。

〔九〕見擬古詩。

〔一〇〕此舉例以關世人質直之說。蘇軾曰：「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一一〕陳沆詩比興箋曰：「讀陶詩者有二蔽：一則惟知歸園、移居及田間詩十數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飲酒、貧士、便已罕尋，擬古、雜詩，意更難測。徒以陶公爲田舍之翁，閒適之祖，此一蔽也。二則開陶淵明耻事二姓，高尚義皇，遂乃逐影尋響，望文生義，稍涉長林之想，便謂采薇之吟。豈知考其甲子，多在強仕之年，寧有未到義熙，預興易代之感。至述酒、述史、讀山海經，本寄憤悲，翻謂恒語，此二蔽也。」按一蔽之說，即鍾氏駁斥田家語者；其二蔽，乃關世人附會易代之事。至陳氏又曰：「早歲肥遯，匪關激成。」此即鍾氏評陶爲隱逸詩人者也。太平御覽文部，詩之類曰：「鍾嶸詩評曰：『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是陶詩原屬上品。迨至宋陳振孫著直齋書錄解題，則云上品十一人，是又不數陶公也。王士禛曰：「彭澤宜在上品。」余甚然之。

###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

其源出于陸機。〔一〕尙巧似。〔二〕體裁綺密，情喻淵深。〔三〕動無虛散，〔四〕一句一字，皆致意焉。〔五〕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六〕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七〕雅才減若人，則蹈于困躓矣。〔八〕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采鏤金。」顏終身病之。〔九〕

〔一〕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琊人。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秘

書監。孝武登祚，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二〕宋濂曰：「延年詩則祖士衡。」何義門讀書記曰：「陸士衡鋪陳整瞻，實開顏光祿之先，鍾嶸品第顏詩，以爲其源出于陸機，是也。」按陸文深而蕪。顏詩其深似之，而清壯則過也。

〔三〕鍾氏品張協，謂「巧構形似之言」，品謝客，謂「尙巧似」，品顏詩，亦云「尙巧似」，皆是也。若顏延之夏夜「側聽風落木，遙睇月開雲」，贈王太常詩「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是能得物之狀者。

〔四〕南史謝靈運傳曰：「縱橫俊發，過于延之，深密則不如也。」按傳論謂「延年之體裁明密」，鍾氏本之。

〔五〕顏詩緣情而發，又頗自檢束，故動無虛散焉。

〔六〕文中子曰：「顏延之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焉。」藝概曰：「延年詩體近方幅，然不失爲正軌，以其字字稱量而出，無一苟下也。」

〔七〕何義門讀書記曰：「顏延年贈王太常，方流，圓折，九泉，丹穴，國華，朝列，邦懋，鄉蓋，拉襍而至，亦復何趣。」何說足證成其用古事而見拘束者。

〔八〕周易屯卦「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程傳曰：「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于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劉熙載藝概曰：「延年詩長於廊廟之體，然如五君詠，抑何善言林下風也。所蘊之富，亦可見矣。」按此即鍾評「經綸文雅才」也。

〔九〕何義門讀書記曰：「江文通雜體詩，顏特進侍宴，擬顏遂蹈因襲，然顏之詩體本爾。」

〔一〇〕南史曰：「延之嘗問鮑照，己與謝靈運優劣。照曰：『謝公詩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年終身病之。」此與鍾品不同。或云，照此語，惠休襲之也。南史謂延之每薄惠休製作爲委巷中歌謠。湯之譏評，或以此而發歟。沈德潛古詩源曰：「顏詩，惠休品爲『鑲金錯采』，然鑲刻太甚，……轉傷真氣。」劉熙載藝概曰：「宋書謂『靈運與會標舉，延年體裁明密』。所以示學者當相濟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優劣。」

宋豫章太守謝瞻〔一〕 宋僕射謝混〔二〕 宋太尉袁淑〔三〕

宋徵君王微〔四〕 宋征虜將軍王僧達〔五〕

其源出于張華。〔一〕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二〕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三〕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四〕征虜卓卓，殆欲度驂騑前。〔五〕

〔一〕宋書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爲豫章太守，卒。」

〔二〕宋書曰：「謝混，字叔源，爲尚書右僕射，以黨劉毅被誅。」

〔三〕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彭城王起爲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府。劾當行篡逆，淑諫見害。」

〔四〕孝武立，贈侍中太尉。

〔五〕宋書曰：「王微，字景玄，琅琊人。除南平王鑠右軍咨議，微素無宦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爲吏

部郎，卒。」

〔六〕宋書曰：「王僧達，琅琊人。初爲始興王參軍，後爲征虜將軍。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七〕此五人同品，蓋以其源並出于茂先，亦一例焉。

〔八〕宋書曰：「謝瞻詞采，與族叔混、弟靈運抗。」何義門讀書記曰：「宣遠淺促。」續晉陽秋曰：「至義熙

中，謝混始改。」此即宋書所謂「叔源大變太元之氣」也。南齊書亦云：「謝混清新。」王微詩頗婉曲，袁淑音節悲

壯，近于太冲，王僧達則著意追琢也。

〔九〕詩蔽曰：「宣遠子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間。叔源「晨晨鳴禽夕，水木湛清華」，幾

與「池塘生春草」、「清暉能娛人」競爽。」

〔九〕景玄思婦之唱，清怨有味。陽源徵曹子建白馬篇。大有建安風骨。

〔一〇〕僧達答顏延年詩，甚古幽，古詩源所謂「答顏詩，與顏體相似」者是也。

###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一〕

小謝才思富捷。〔二〕恨其蘭玉夙凋，〔三〕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四〕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五〕又工爲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六〕故嘗云：「此語有神助，非我語也。」〔七〕

〔一〕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族兄靈運，深加知賞，後爲司徒彭城王法曹，年三十七，卒。」

〔二〕小謝謂惠連，對靈運而稱也。南史曰：「靈運見惠連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宋濂曰：「

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于郭景純。」三謝謂靈運、惠連、玄暉也。

〔三〕惠連年僅三十七以卒，故曰夙凋。

〔四〕惠連有秋懷詩，何義門所謂「一往清綺，而不乏真味」。又有擣衣詩，何亦云「結語托意高妙」者。

〔五〕何義門讀書記曰：「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清便婉轉，此等詩亦復憲章陳王，但比之康樂爲差弱

耳。」

〔六〕謝靈運登池上樓詩也。

〔七〕葉夢得石林詩話曰：「此語之妙，正在無意而與景遇，後人欲以奇求之，失之矣。」胡應麟詩藪曰：「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鍛鍊而成，要皆真積所致。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謂奇。」

### 宋參軍鮑照〔一〕

其源出于二張。〔二〕善製形狀寫物之詞，〔三〕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曼。〔四〕骨節強于謝混，驅邁疾于顏延。〔五〕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六〕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七〕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八〕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九〕

〔一〕宋書曰：「鮑照，字明遠，世祖時，照爲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頊爲荊州，以爲前軍參軍。子頊敗，爲亂兵所殺。」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照，東海人。唐人避武后諱，改爲昭。云上黨人，非也。」

〔二〕二張謂景陽、茂先。宋濂曰：「明遠則倣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漢風。」何義門讀書記曰：「鮑明遠東門行又近景陽，苦熱行，可敵景陽苦雨。」藝概曰：「景陽詩開鮑明遠。」按明遠瞻麗之詞，鏗鏘之韻，實有似于二張。

〔三〕若詠史詩「鞍馬光照地」，東武吟「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結客少年場行「九塗平若水」，是皆能得寫物之狀者。

〔四〕何義門讀書記曰：「詩至明遠，已發露無餘。鍾記室謂其「含景陽之傲詭，兼茂先之靡曼」，知之最深，

然亦具太冲之瑰奇。按明遠詩造境奇譎，實得自景陽，若翫月城西門廡中詩，含靡曼之音，則酷似茂先焉。

〔五〕謝混才力苦弱，而明遠能爲抗壯之音，故比之稍強。顏延之之苦拘束，明遠則奇矯無前焉。

〔六〕明遠學景陽，而又以茂先、叔源、延年化之，故能孤出于宋、齊二代也。

〔七〕何義門讀書記曰：「詩至于鮑，漸事夸飾，雖奇之又奇，頗乏天然，又不嫻于廊廟之製，于時名價不

逮顏公，非但人微也。」

〔八〕明遠藻思綺合，信爲絕出，尤獨擅古樂府，真天才也！唯頗喜巧琢，流于險仄，是其所短也。

〔九〕南齊書文學傳論曰：「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斯鮑照之遺烈也。」文中

子曰：「鮑照，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按此殆鍾氏所謂「言險俗者，多以附照」也。

### 齊吏部謝朓〔一〕

其源出于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二〕一章之中，自有玉石。〔三〕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四〕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五〕善自發詩端，〔六〕而末篇多躓，〔七〕此意銳而才弱也。〔八〕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九〕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一〕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尙書吏部郎。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

光，朓不肯，祐白遙光，遙光收朓，下獄，死。」

〔二〕鍾氏之言，蓋謂玄暉細密，過于益壽，故擬之殊不倫，以益壽清淺也。

〔三〕何義門讀書記曰：「謝玄暉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玄暉俊句爲多，然求其一篇盡善，蓋不易得。如此沉鬱頓挫，故是壓卷之作。玄暉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等語。鍾記室抑揚之詞，不可據也。其名章如此詩，尙捶掇未盡耳。」

〔四〕唐子西語錄曰：「江左諸謝詩，至玄暉語益工，如『春草秋更綠』二句，『大江』二句，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沈德潛古詩源曰：「玄暉靈心秀口，每誦名句，淵然冷然，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妙理。」劉熙載藝概曰：「謝玄暉以情韻勝，雖才力不及明遠，而語皆自然流出，同時亦未有其比。」按謝玄暉不乏秀句，如「澄江靜如練」，「窗中列遠岫」，「緇塵染素衣」等句，亦爲驚絕矣。

〔五〕詩藪曰：「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類，雖篇中綺繪間作，而體裁鴻碩，詞氣沖澹，往往與靈暉、延之逐鹿。」

〔六〕詩藪曰：「楊用修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

〔七〕玄暉詩末篇多喜用古事，所謂借古人成語，以自抒其胸臆者，亦自奇警，不盡蹟也。

〔八〕文中子曰：「謝朓其文捷。」按與「意銳」同。

〔九〕南齊書曰：「朓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按梁武帝絕重朓詩，云：「三日不讀，即覺口臭。」劉孝綽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其爲後進仰慕有如此者。

## 齊光祿江淹〔二〕

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三〕筋力于王微，〔四〕成就于謝朓。〔五〕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

亭，吾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我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六〕

〔一〕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六歲，能屬詩。齊興，爲豫章王記室，天監中，爲金紫光祿大夫。』

〔二〕詩數曰：『詩材稟賦，各有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並其故步失之。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虛也。』又曰：『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楨、王粲四作，置之魏風莫辨，真傑思也。』何義門讀書記曰：『江文通雜體詩，所擬既衆，才力高下，時有不齊。意製體源，罔軼尺寸。爰自椎輪漢京，訖乎文明、泰始。五言之變，旁備無遺矣。雖孫、許似道德論，淵明爲隱逸宗，亦並別構，成是總雜。唯永明聲病，不在舊列也。』按文通雜體三十首，純爲擬古者，學一人，象一人，信可品藻淵流也。

〔三〕後漢書黃瓊傳曰：『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禮、契爲筋力。』此言『筋力于王微』，即以王微爲筋力也。王微詩清怨，鍾氏謂『得風流媚趣』，而文中子謂江淹『其文急以怨』。蓋筋力于王微爲多。

〔四〕文通詩亦能極體物之奇，而聲調格律，皆逼肖謝朓，故鍾氏謂『成就于謝朓』者，差近之。劉熙載藝概曰：『江文通詩，有淒涼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詩之多情，而人之不濟也。雖長于雜擬，於古人蒼壯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五〕周應合景定建康志曰：『冶亭在冶城，宋義熙十一年，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今即冶城樓所在之處。』

〔六〕景定建康志曰：『夢筆驛，淹本集云：『嘗宿于冶亭，夢見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公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按建康有冶



亭，在治城，又有東治亭，在秦淮上，皆六朝士大夫餞送之所。淹本集所載始末，皆建康事也。夢筆釋不知在何處。按同治上江兩縣志云：『建康志引庚溪詩話云：「夢筆驛，江淹舊居，即夢郭璞索筆處也，在治亭。」』今考建康志所載，與此不同。未知何本，待考。自「初」以下一段，亦佳話之例。

### 梁衛將軍范雲〔一〕 梁中書郎丘遲〔二〕

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三〕 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四〕 故當淺于江淹，〔五〕 而秀于任昉。〔六〕

〔一〕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梁臺建，遷侍中。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病卒。贈侍中衛將軍。』

〔二〕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轉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

〔三〕何義門讀書記曰：『范彥龍贈張徐州謾「疑是徐方牧」八句，「流風迴雪」，記室固最得其如此。』

〔四〕何義門讀書記曰：『丘希範口發漁浦潭，步趨康樂，而未屈精微，所工特模範間矣。』又曰：『體物工矣，興象不逮。』按丘詩模山範水，辭采麗逸，恰似「落花依草」也。

〔五〕文通情詞深遠，非丘、范可比。

〔六〕任詩敘事如見，其詞亦樸實可念。丘、范視之較秀逸。南史丘遲傳曰：『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迴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與此稍異。敬子，任昉謚也。

梁太常任昉〔一〕

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一〕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適變，善銓事理，〔二〕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三〕故擢居中品。〔四〕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五〕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六〕

〔一〕南史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爲司徒薨陵王記室參軍，出爲新安太守，卒于官，追贈太常。」

〔二〕按筆，謂無韻之文也。南史沈約傳曰：「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于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

〔三〕津逮秘書本「善」作「若」。

〔四〕文中子曰：「任昉其文約以則，有君子之心。」

〔五〕彥昇詩不奇，然能直抒胸臆，情辭並茂，蓋以苦吟得之焉。鍾氏於昉頗有微詞，擢居中品，殆非得已。

〔六〕詩數曰：「彥昇典實有餘，風神不足。」

〔七〕南史任昉本傳曰：「昉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詞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者，轉爲穿鑿，子是有才盡之談矣。」

梁左光祿沈約〔一〕

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二〕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三〕所以不閑于經

綸，而長于清怨。〔一〕永明相王愛文，〔二〕王元長等，皆宗附之。〔三〕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四〕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五〕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六〕嶸謂約所著既多，今剪除淫雜，〔七〕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八〕故當詞密于范，〔九〕意淺于江矣。〔一〇〕

〔一〕南史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引爲安西記室。梁臺建，爲尙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天監九年，轉左光祿大夫，諡曰隱。」

〔二〕何義門讀書記曰：「沈休文遊沈道士館，休文五言詩，此篇是其壓卷。」

〔三〕沈德潛古詩源曰：「家令詩，較之鮑、謝，性情聲色，俱遜一格矣。然在蕭梁之代，亦推大家，以邊幅尙闊，詞氣尙厚，能存古詩一脈也。」何義門讀書記曰：「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規樞山詩，而峭梅則過。」

〔四〕此言不閑于朝廟之製，與明遠同。若應詔應制諸作，皆困頓，非若顏延年之經綸也。他若應王中丞思遠詠月，學省愁臥諸詩，彌足清怨矣。

〔五〕永明相王，即竟陵王子良也。

〔六〕南史曰：「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蕭琛、王融、謝朓、范雲、任昉等皆游焉。」

〔七〕姚鼐惜抱軒筆記卷八曰：「阮亭五言詩鈔，置謝朓於齊，置江淹於梁，此以二人所卒之朝定耳。竇則體

陵乃玄暉之前輩。故鍾嶸云：「齊永明中，謝朓未適，江淹才盡，以江在謝前也。江詩之佳，實在宋、齊之間，仕宦未盛之時。及名位益登，塵務經心，清思旋乏，豈才盡之過哉。後世詞人，受此病者，亦多有之。」思惠不暇唱渭城。」文通、休文，固皆不免爾耳。」

〔八〕文中子曰：「沈休文，其文冶，君子則典。」按休文始制聲韻，好鑿治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冶。

〔九〕此言其聲律。如「網蟲垂戶織，夕鳥傍簷飛。」真誦詠成音者。此又宋濂所謂「沈休文拘于聲韻」者也。

〔一〇〕津逮本「淫」作「徑」。

〔一一〕南史本傳曰：「鍾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詩藪曰：「休文」諸作材力有餘，風神全乏，視彥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私憾，抑置中品，非也。」

〔一二〕范雲質直，而休文則典麗，且兼重聲律，故其詞密于范也。

〔一三〕文通多蒼壯之作，休文則冶。故視江爲淺。姚鼐惜抱軒筆記卷八曰：「阮亭謂「梁時，江淹、何遜爲兩雄，在沈約、范雲之上。」吾謂醴陵果勝隱侯，若仲言詩才亦弱耳，隱侯猶當勝之。彥龍固非休文之匹。鍾嶸品休文云：「辭密於范，意淺于江。」此殊爲公允，安得謂其追宿憾也。」

# 卷下

漢令史班固〔一〕 漢孝廉酈炎〔二〕 漢上計趙壹〔三〕

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四〕觀其詠史，有感嘆之詞。〔五〕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六〕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七〕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八〕

〔一〕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顯宗時，除蘭臺令史，大將軍出征匈奴，以固爲護軍，憲敗，固坐免官，遂死獄中。」

〔二〕後漢書曰：「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

〔三〕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十辟公府，並不就。」

〔四〕史記龜策傳曰：「因襲掌故，未遑講試。」按即主故事者。

〔五〕孟堅詠史詩，其辭甚質直，又加以詠嘆，此傳體，爲詠史正宗，左太冲其變也。

〔六〕酈炎見志詩：「靈芝生河洲。」故云。亦頗負志氣焉。

〔七〕趙壹有疾邪詩二首，第一首：「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第二首：「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故云然。胡應麟詩藪曰：「趙壹疾邪詩，句格猥凡，漢五言最下者。」

〔八〕壹詩有云：「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殊令人悲慨焉。此以三人風格皆相似，故同居一品。此亦未著其源者。

魏武帝〔一〕 魏明帝〔二〕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三〕 叡不如丕，亦稱三祖。〔四〕

〔一〕 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姓曹氏，名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爲郎，遷南頓令，後封魏王，文帝追諡曰武皇帝。」

〔二〕 魏志曰：「明帝曹叡，字元仲，文帝太子，黃初七年五月，即位。」

〔三〕 詩叢曰：「魏武雄才崛起，無論用兵，即其詩豪邁縱橫，籠罩一世，豈非衰運人物。」沈德潛古詩源曰：「孟德詩猶是漢音，子桓以下，純乎魏響。」陳沆詩比興箋曰：「曹公莽蒼，古直悲涼，其詩上繼變雅，無篇不奇。」劉熙載藝概曰：「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者也。子建則隱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之意，鍾嶸詩品不以古直悲涼，加于人倫周、孔之上，豈無見哉。」按孟德苦寒行，爲征高幹時作，備言冰雪谿谷之苦，尤其悲涼者也。王士禛曰：「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當從之。

〔四〕 詩叢曰：「詩未有三世傳者，既傳而且烜赫，僅曹氏操、丕、叡耳。」按此殆以俱稱三祖，故同品。若以詩論之，則叡不如曹操遠矣。

魏白馬王彪〔一〕 魏文學徐幹〔二〕

白馬與陳思答贈，〔三〕 偉長與公幹往復，〔四〕 雖曰以莛扣鐘，〔五〕 亦能閑雅矣。〔六〕

〔一〕魏志曰：「楚王彪，字朱虎，武帝子也。初封白馬王，後徙封楚。」

〔二〕魏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

〔三〕曹植有贈白馬王彪一首，彪答詩亦佚。詩數曰：「白馬名存鍾品，則彪當亦能詩。」

〔四〕劉楨有贈徐幹詩，幹亦有答詩。

〔五〕漢書東方朔傳曰：「以廷撞鐘。」注：「謂稟廷也。」此言以稟廷撞鐘，豈能鳴也。以喻曹、劉之贈詩如鐘，而彪與幹之答詩，則似撞之以廷，亦不能鳴矣。

〔六〕按文心雕龍明詩篇曰：「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是偉長與公幹並稱也。鍾氏廷鐘之喻，頗有高下。胡應麟詩數曰：「以公幹爲巨鐘，而偉長爲小廷，抑揚不已過乎？」王士禛曰：「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幹。而燦譏其「以廷扣鐘」，乖反彌甚。」此皆駁鍾品者，亦當。此以閑雅同品。

魏倉曹屬阮瑀〔一〕 晉頓丘太守歐陽建〔二〕 晉文學應璩〔三〕

晉中書令嵇含〔四〕 晉河內太守阮佃〔五〕 晉侍中嵇紹〔六〕

晉黃門棗據〔七〕

元瑜、堅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八〕大檢似。〔九〕而二嵇微優矣。〔一〇〕

〔一〕魏志曰：「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太祖以爲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後爲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

〔二〕晉書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辟公府，歷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悼惜之。」

〔三〕晉無應璩，恐是應貞之訛。晉書文苑傳曰：「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善談論，以才學稱。」

〔四〕晉書曰：「嵇含，字君道，紹從子。家鞏縣毫丘，自號毫丘子。舉秀才，除郎中。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後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卒。」

〔五〕陳留志曰：「阮佃，字德如，尉氏人。與嵇康為友，仕至河內太守。」

〔六〕晉書曰：「嵇紹，字延祖，康之子也。累遷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署為侍中，惠帝敗於蕩陰，遂被害。」

〔七〕今書七志曰：「襄據，字道彥，潁川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徙黃門侍郎，遷中庶子，卒。」

〔八〕胡應麟詩數曰：「古詩自質，然甚文。自直，然甚厚。阮禹孤兒，畢露筋骨，漢、魏不同乃爾。」何義門讀書記曰：「東道彥雜詩，儼仲宣從軍。」按七君詩，類皆平典而近于古體者。

〔九〕余藏有明鈔本詩品。「大檢似」，作「大抵相似」。

〔一〇〕七君詩，亦未著其源。以風骨相似，故同品。

晉中書張載〔一〕 晉司隸傅玄〔二〕 晉太僕傅咸〔三〕 晉侍中

繆襲〔四〕 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五〕



孟陽詩，乃遠慚厥弟，〔六〕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七〕孝沖雖曰後進，見重安仁。〔八〕熙伯挽歌，唯以造哀爾。〔九〕

〔一〕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有才華，起家拜著作郎，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稍遷領著作，遂稱疾告歸，卒于家。」

〔二〕晉書曰：「傅玄，字休奕，北地人，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三〕晉書曰：「傅咸，字長虞，玄之子，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薨。」

〔四〕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官至侍中尚書光祿勳。」

〔五〕晉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泰始中，舉賢良，拜郎中。惠帝即位，爲散騎常侍，卒。」

〔六〕文心雕龍曰：「孟陽，景陽，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弟之文也。」按三張並稱，惟亢差遜一籌，孟陽七哀，亦何慚厥弟耶？

一籌，孟陽七哀，亦何慚厥弟耶？

〔七〕沈德潛古詩源曰：「休奕詩，聰穎處時帶累句。大約長于樂府，而短于古詩。」陳沆詩比興箋曰：「昔人稱休奕剛正疾惡，而善言兒女之情。其詩尤長儷古，借他酒樽，澆我塊壘。明遠、太白，皆出于此。」何義門讀書記曰：「長虞深婉，得陳思一體。」

〔八〕世說新語曰：「夏侯湛作周詩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

〔九〕何義門讀書記曰：「繆熙伯挽歌詩，詞極峭促，亦淡以悲。」又曰：「風俗通義言，「漢末時，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擲，酒酣之後，續以挽歌。」又，後漢書周舉傳：「陽嘉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於洛水。酣飲極歡，及酒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爲掩涕。」蓋漢末尤尙之。故魏武父子，皆有此作。論其出拔，莫過陳思王，首錄熙伯，拘限本詞也。」藝文云：「薤露，今之挽歌也。」宋玉對問，已有陽

阿薤露矣。推而上之，左傳哀十一年，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注云：「送葬歌曲。」莊子亦有緇挽之文。司馬紹統注：「緇，引柩索也。挽，哀歌也。」按何氏辨挽歌始末甚詳實，於以知熙伯挽歌，係讎後歌唱者，故鍾氏評之曰「唯以遺哀」，不虛也。此以風骨相同，故置一品。

晉驃騎王濟〔一〕 晉征南將軍杜預〔二〕 晉廷尉孫綽〔三〕

晉徵士許詢〔四〕

永嘉以來，清虛在俗。〔一〕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二〕爰泊江表，玄風尙備。〔三〕眞長、〔四〕仲祖、〔五〕桓、〔六〕庾、〔七〕諸公猶相襲。〔八〕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九〕

〔一〕晉諸公贊曰：「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有雋才，起家中書郎，終太僕。」  
〔二〕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起家拜尙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三〕晉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  
〔四〕續晉陽秋曰：「許詢，字玄度，高陽人。司徒掾辟不就，蚤卒。」  
〔五〕詩品序曰：「永嘉時，貴黃、老，稍尙虛談。」  
〔六〕王濟，杜預詩並佚。

〔七〕文心雕龍曰：「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噉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

〔八〕劉尹別傳曰：「憺字真長，沛國蕭人。有雅裁，雖簞門陋巷，晏如也。歷司徒左長史丹陽尹。爲政務鎮靜，信誠風塵不能移也。」

〔九〕王長史別傳曰：「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神氣清韶，年十餘歲，放逸不羣，弱冠檢尚，風流雅正，外絕榮競，內寡私欲，辟司徒掾中書郎。」

〔一〇〕桓，桓溫。

〔一一〕庾，庾亮。

〔一二〕明鈔本「相」下有「祖」字。劉師培曰：「東晉人士，承西晉清談之緒，並精名理，善論難，以劉惔、王濛、許詢爲宗。」

〔一三〕孫，許詩並佚。世說新語曰：「簡文稱許掾云：『玄度五言詩，可謂妙絕時人。』」又曰：「支道林問孫興公：『君何如許掾？』孫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詠，許將北面。按江淹雜體詩，有孫廷尉雜述，許徵君自序，足徵孫，許有此二詩。就文通所撰觀之，亦可知其似道德論，而彌善恬淡之詞矣。

### 晉徵士戴逵〔一〕 晉東陽太守殷仲文〔二〕

安道詩雖嫩弱，有清上之句。裁長補短，袁彥伯之亞乎？逵子顒，亦有一時之譽。〔三〕

晉、宋之際，殆無詩乎！〔四〕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五〕殷不競矣。〔六〕

〔一〕晉書曰：「戴逵，字安道，性不樂當世，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

〔二〕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爲驃騎行參軍，以桓玄之姊夫，玄僭立，用爲長史。帝反正，出爲東陽太守。」

〔三〕按原評無戴逵語，自是有脫文。余所藏明鈔本詩品，載晉徵士載逵詩評，信可珍也。曩閱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再續引吟窗雜錄，補載逵所品語脫文，與明鈔本所載全同，唯「上」作「工」，「譽」作「彥」（編者按：黃丕烈藏明正德退翁書院藍格鈔本詩品原跋作「譽」不作「彥」），與此爲異。此亦一證也。亟補錄之，以俟知者。

〔四〕南齊書文學傳論曰：「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按此言晉、宋之際，詩衰如此，故鍾氏嘆其無詩也。

〔五〕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文心雕龍曰：「殷仲文之孤興，謝叔源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纏緲浮音。」按諸家多以殷、謝並舉，蓋推移方始，猶有虛無之趣焉。

〔六〕何義門讀書記曰：「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氣象迫促。」按此可證殷之不競也。

### 宋尚書令傅亮〔一〕

季友文，〔二〕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選詩，載其數首，〔三〕亦復平美。〔四〕

〔一〕晉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爲中書郎。宋武帝受禪，加尚書僕射，元嘉三年，誅。」

〔二〕宋書曰：「傅亮自以文義，一時莫及。」

〔三〕隋書經籍志曰：「集鈔十卷沈約撰。」或即此書也。傅亮詩今存四首。

〔四〕「美」，津逮本作「矣」。

宋記室何長瑜

羊曜璠

宋詹事范曄

才難，信矣！以康樂與羊、何若此，而□人之辭，殆不足奇。乃不稱其才，亦爲尠舉矣。

〔一〕宋書曰：「何長瑜，東海人。初爲謝方明所致，教子惠連，與靈運、荀雍、羊璠之，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後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參軍。」

〔二〕羊曜璠，名璠之，太山人，見謝靈運傳。

〔三〕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子詹事，坐謀反，誅。」

〔四〕原本無此評，茲從明鈔本詩品補錄之，待考證焉。

〔五〕謝靈運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固知羊、何能詩也。宋書曰：「長瑜文才之美，亞于惠連，璠之不如也。」按長瑜離合詩，見藝文類聚，璠之詩不傳，此言詩不佳，洵不稱其才矣。范曄著後漢書，自謂：「諸序論，不減過秦，非但不愧班氏，贊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此自銜其才大也。今觀其樂遊苑應詔詩「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用事深切，亦自秀逸，但不如其文之美贍可翫耳。抑所謂不稱其才也。此三人同品者，皆詩不稱其才也。「尠」，津逮本作「鮮」。

宋孝武帝

宋南平王鐸

宋建平王宏

孝武詩，雕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一〕宋書曰：「武帝劉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元凶劬弑逆，舉兵誅劬，遂即帝位。」

〔二〕宋書曰：「字休玄，文帝第四子。」

〔三〕宋書曰：「字休度，文帝第七子。」

〔四〕南史曰：「宋孝武好文，天下悉以文采相尚。」文心雕龍曰：「孝武多才，英采雲構。」按孝武登覆舟

山詩，皆雕織之極者也。

〔五〕二藩，樂與宏也。

〔六〕宋書曰：「休玄有文才，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跡亞陸機。」宏詩已佚。此三人以彫巧同品。

### 宋光祿謝莊〔一〕

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于范、袁。〔二〕然興屬間長，良無鄙促也。〔三〕

〔一〕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仕至光祿大夫，卒年三十六。」

〔二〕范，津述本作「王」。按范謂范曄，其詩亦秀逸可念，希逸不及也。王，袁謂王徽、袁淑，鍾氏所評爲「殊得風流媚趣」者，希逸視之，有所不逮。

〔三〕希逸游豫章西觀洪崖井詩。其清雅之調，已可概見。

宋御史蘇寶生〔一〕 宋中書令史陵脩之 宋典祠令

任曇緒〔二〕 宋越騎戴法興〔三〕

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四〕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五〕

〔一〕南史王僧達傳曰：「時有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寧令。」

〔二〕陵、任二人，宋書無傳。

〔三〕宋書曰：「戴法興，山陰人，爲南台侍御史，廢帝即位，遷越騎校尉。」

〔四〕宋書曰：「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

〔五〕明鈔本詩品作「人非文是愈，有可嘉焉」。四人詩並佚。

### 宋監典事區惠恭

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一〕顏爲詩，輒偷筆定之。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二〕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三〕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遣大將軍，見之賞嘆，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四〕

〔一〕顏師伯，延之族子，官至左僕射。幹，吏也。

〔二〕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也。

〔三〕宋書曰：「惠連，元嘉七年爲彭城王法曹參軍。」

〔四〕此篇全敘述區惠恭本事，爲佳話之例。於以考見惠恭詩，是祖襲謝法曹者。

齊惠休上人

齊道猷上人

齊釋寶月

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一〕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二〕羊曜璠云：「是顏公忌鮑之文，故立休、鮑之論。」〔三〕庾、白二胡，亦有清句。〔四〕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五〕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廓子贇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六〕

〔一〕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世祖命之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刺史。」

〔二〕高僧傳曰：「釋道猷，吳人，生公弟子。宋孝武勅住新安，爲鎮寺法主。」

〔三〕古今樂錄曰：「釋寶月，齊武帝時人，善解音律。」

〔四〕宋書曰：「釋惠休辭采綺豔。」沈德潛古詩源曰：「禪寂人作情語，轉覺入微，微處亦可證禪也。」按

惠休言情婉至，故云然。

〔五〕左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知也。」按此言惠休不敵鮑照也。

〔六〕南史顏延之傳曰：「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

〔七〕權德輿送清波上人詩：「佳句已齊康寶月。」則寶月非姓庾也。「康」「庾」以形近而譌。白居易沃州



山禪院記：「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帛道猷居焉。」是「白」當作「帛」。

〔八〕徐陵玉臺新詠仍題寶月作。選詩外編作柴廓，蓋本鍾說也。

〔九〕行路難以下，爲佳話之例。此以三人並爲釋氏，故同居一品。

### 齊高帝〔一〕 齊征北將軍張永〔二〕 齊太尉王文憲〔三〕

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四〕張景雲雖謝文體，頗有古意。〔五〕至如王師文憲，〔六〕

既經國圖遠，〔七〕或忽是雕蟲。〔八〕

〔一〕齊書曰：「齊高帝，姓蕭氏，名道成，字紹伯，仕宋，累封齊王，廢宋自立。」

〔二〕宋書曰：「張茂度，吳郡人。子永，字景雲，仕至征北將軍。」

〔三〕南史曰：「王儉，字仲實，琅琊臨沂人。襲爵豫章侯，齊臺建，遷右僕射，改封南昌縣公，累遷侍中

尚書左鎮軍將軍，薨年三十八。追贈太尉，諡文憲。」

〔四〕南史曰：「齊高帝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乃命筆咏此。」

按今止傳羣鶴詠，意甚深也。

〔五〕詩佚。

〔六〕南史嶧本傳曰：「鍾嶧，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按王儉爲嶧師，故於

儉獨稱諡不名也。

〔七〕南史曰：「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

〔八〕言儉既論道經邦，故于詩多忽略。不加意焉。

齊黃門謝超宗〔一〕 齊潯陽太守丘靈鞠〔二〕 齊給事中心郎

劉祥〔三〕 齊司徒長史檀超〔四〕 齊正員郎鍾憲〔五〕 齊

諸暨令顏則 齊秀才顧則心

檀、謝七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六〕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已動俗，惟此諸人，傳顏、陸體。〔七〕用固執不如，〔八〕顏諸暨最荷家聲。〔九〕」

〔一〕南齊書曰：「謝超宗，陳郡陽夏人。祖靈運。超宗好學，有文辭，解褐奉朝請，太祖即位，轉黃門郎。」

〔二〕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累遷員外郎，後除太尉參軍。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

〔三〕南齊書曰：「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除正員外。」

〔四〕南史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少好文學，解褐州西曹，後爲司徒右長史。」

〔五〕鍾憲，嶧之從祖也。

〔六〕南史曰：「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閣，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按就此二句觀之，信祖襲顏延也。

〔七〕顏、陸，顏詩源於陸機也。

〔八〕明鈔本詩品「如」作「移」。

〔九〕言自宋以來，鮑、休詩已動俗，惟檀、謝諸人，獨宗傳頌、陸體，不肯改學鮑、休焉。漢書司馬遷傳曰：「李陵既生降，隳其家聲。」此謂顏則學延之，能得其文，故云「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 齊朝請吳邁遠 齊朝請許瑤之

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一〕吳善于風人答贈。〔二〕許長于短句詠物。〔三〕湯休謂遠云：「我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四〕

〔一〕南史文學傳曰：「吳邁遠，好爲篇章，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

〔二〕詩佚。

〔三〕玉臺新詠錄吳邁遠擬樂府四首，皆寓答贈之意。

〔四〕許瑤之詠柗榴枕詩曰：「端木生河側，因病遂成妍。朝將雲鬢別，夜與蛾眉連。」此詠物也。玉臺新詠錄許瑤之閨婦答鄰人詩：「昔如影與形，今如胡與越。不知行遠近，忘却離年月。」此長于短句也。

〔五〕此謂湯、吳之詩，非若父子有上下之分，乃兄弟行輩耳。此亦佳話之例。

齊鮑令暉 齊韓蘭英

令暉歌詩，往往嶄絕清巧。〔一〕擬古尤勝。〔二〕唯百願淫矣。〔三〕照嘗答孝武云：「臣妹才

自亞于左芬，〔六〕臣才不及太冲爾。〔七〕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八〕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于上葉，〔九〕則玉階之賦，〔一〇〕純素之辭，〔一一〕未詎多也。』〔一二〕

〔一〕小名緣曰：『鮑照妹，字令暉，有才思，亞于明遠，著香茗賦集行世。』

〔二〕齊書曰：『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宋明帝世，用爲宮中職

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三〕令暉詩：『誰爲道辛苦，寄情雙飛燕。容華一朝改，唯餘心不變。』是其清絕者。

〔四〕令暉有擬客從遠方來一首。

〔五〕明鈔本詩品，作『唯百韻淫雜矣』。

〔六〕鈔本『才』作『文』。

〔七〕晉書曰：『左貴嬪，名芬，兄思。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于思。泰始八年，拜脩儀，後爲貴嬪，姿

陋無寵，以才德見禮。』

〔八〕蘭英詩佚。

〔九〕葉，世也。詩周頌：『昔在中葉。』

〔一〇〕班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有『華殿塵兮玉階落』。玉階之賦，或指此賦。

〔一一〕班姬怨歌行：『新製齊純素』，故以名篇。

〔一二〕此以二媛同品。

齊司徒長史張融<sup>〔一〕</sup> 齊詹事孔稚圭<sup>〔二〕</sup>

思光紆緩誕放，<sup>〔三〕</sup>縱有乖文體，<sup>〔四〕</sup>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sup>〔五〕</sup>德璋生于封谿，<sup>〔六〕</sup>而文爲雕飾，青于藍矣。<sup>〔七〕</sup>

〔一〕南齊書曰：「張融，字思光，吳郡人。解褐爲新安王中郎參軍，後爲儀曹郎，遷司徒右長史，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

〔二〕南齊書曰：「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三〕南史曰：「融風止詭越，齊高帝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四〕南史曰：「融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又戒其子曰：

「吾文體屢變，變而復奇。」

〔五〕融詩善于措辭。

〔六〕南史曰：「張融爲孔稚圭外兄，情趣相得。」按融嘗爲封谿令，稚圭從之學詩，故云德璋生于封谿也。

〔七〕荀子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孔稚圭白馬篇，亦自豪邁，較融優勝，故曰青于藍也。此以師弟同品。

齊寧朔將軍王融<sup>〔一〕</sup> 齊中庶子劉繪<sup>〔二〕</sup>

元長、士章，並有盛才，<sup>〔三〕</sup>詞美英淨。至于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sup>〔四〕</sup>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sup>〔五〕</sup>

〔一〕南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琊臨沂人。舉秀才，歷中書郎。竟陵王子良拔融寧朔將軍軍主。世祖疾篤，欲立子良，鬱林深忿疾融，即位，收下廷尉獄，賜死，年二十七。」

〔二〕南齊書曰：「劉繪，字士章，彭城人。解褐著作郎，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

〔三〕南史曰：「融博涉有文才。」齊書曰：「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繪爲後進領袖。」

〔四〕楚辭卜居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詩數曰：「元長尤號錚錚，篇什雖繁，未爲絕出。」

〔五〕三國志蜀志諸葛亮評傳曰：「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蜀志曰：「徐庶謂先注曰：「諸葛孔明，臥龍也。」此言元長，士章，並短于詩，未足貶損焉。」

### 齊僕射江祐

祐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一〕南齊書曰：「江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永泰元年，爲侍中中書令，轉右僕射，祐弟衛尉祀，爲侍

中。」

〔二〕詩並佚，此以兄弟同品。

### 齊記室王巾

### 齊綏建太守卞彬

### 齊端溪令卞錄

王巾二十，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宏綽，而文體勦淨，去平美遠矣。

- 〔一〕 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琊臨沂人。有學業，起家朔州從事，征南記室，天監四年，卒。」
- 〔二〕 南齊書曰：「下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爲南康郡丞，後爲綏建太守，卒官。」
- 〔三〕 明鈔本詩品「奇」上有「清」字。
- 〔四〕 南史曰：「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
- 〔五〕 詩並佚。按王巾各本作「巾」者譌。何義門讀書記曰：「簡棲之名當作「巾」，古文「左」字也。」

### 齊諸暨令袁嘏〔一〕

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二〕

- 〔一〕 南齊書曰：「袁嘏，陳郡人，建武末，爲諸暨令。」
- 〔二〕 文學傳曰：「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捉之，不爾飛去。』」

###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一〕 梁中書令范縝〔二〕

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三〕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四〕

- 〔一〕 南齊書曰：「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辟州主簿，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尙書都官郎。五年，出爲永陽太守，後爲雍州刺史。」

- 〔二〕南史曰：「范縝，字子真。雲從兄。仕齊，位尚書殿中郎，後爲晉安太守，遷尚書左丞。」
- 〔三〕論語曰：「質勝文則野。」此言其詩尚古質也。
- 〔四〕詩並佚，此又以古質同品。

### 梁秀才陸厥〔一〕

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二〕自製未優，〔三〕非言之失也。

〔一〕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州舉秀才，後至行軍參軍。」

〔二〕史稱厥少有風采，善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而文緯乃言理者，或即指厥與沈約論官商書。約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厥則謂「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于誣乎。」亦言之成理，是具識丈夫之情狀者。

〔三〕何義門讀書記，以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是擬怨歌行。曰：「韓卿生承明，天監之時，而規模前人，略不能自出新意，豈非所謂失肉餘皮者乎？」是自製未優也。

### 梁常侍虞羲〔一〕

### 梁建陽令江洪〔二〕

子陽詩奇句清拔，〔三〕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能自迥出。〔四〕

〔一〕虞羲集序云：「虞羲，字子陽，會稽人。齊始安王引爲侍郎，天監中，卒。」



〔三〕南史曰：「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

〔三〕胡應麟詩藪曰：「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

〔四〕洪有詠荷詩，實爲迥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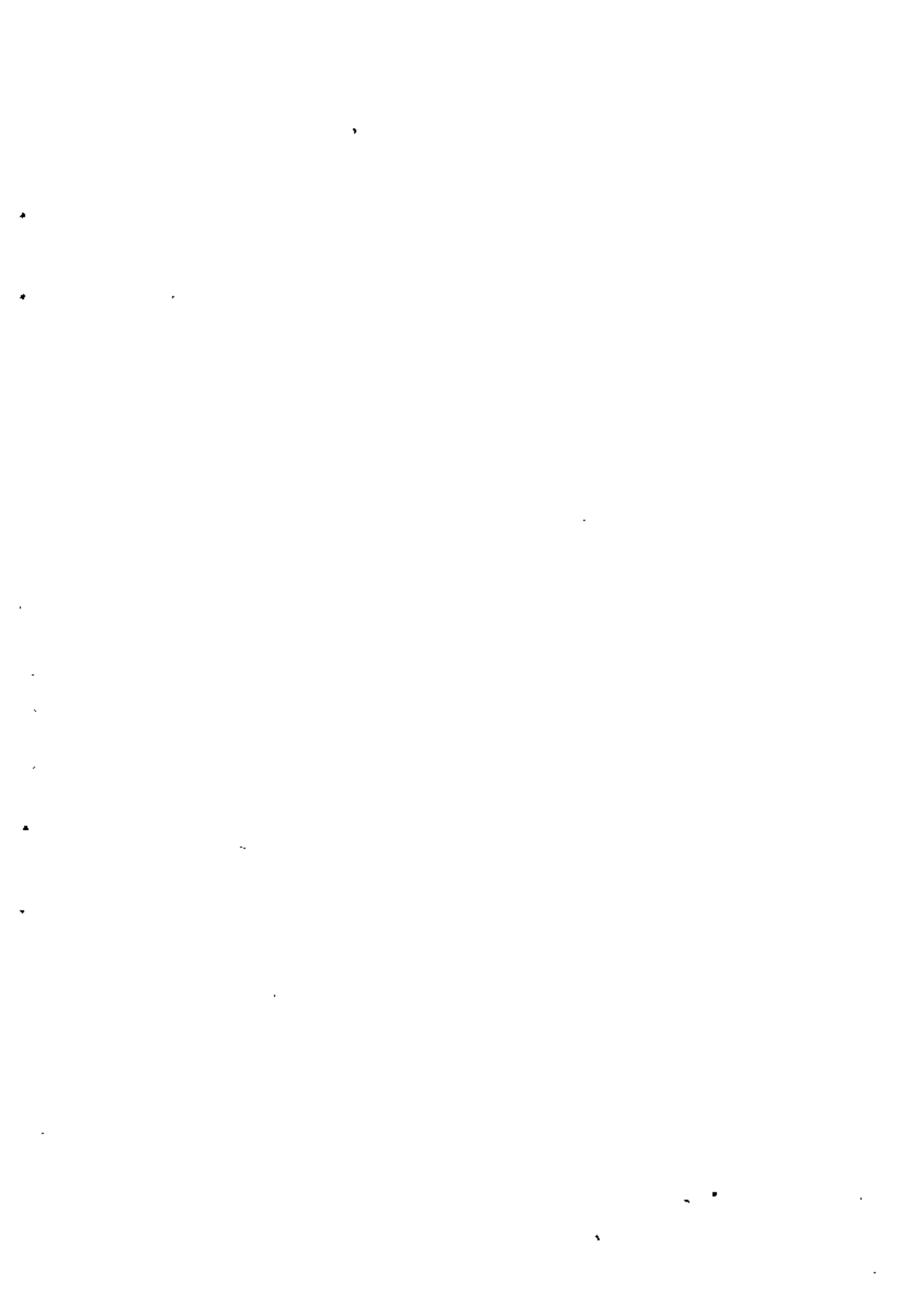
### 梁步兵鮑行卿 〔一〕 梁晉陵令孫察

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二〕察最幽微，而感賞至到耳。〔三〕

〔一〕南史曰：「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並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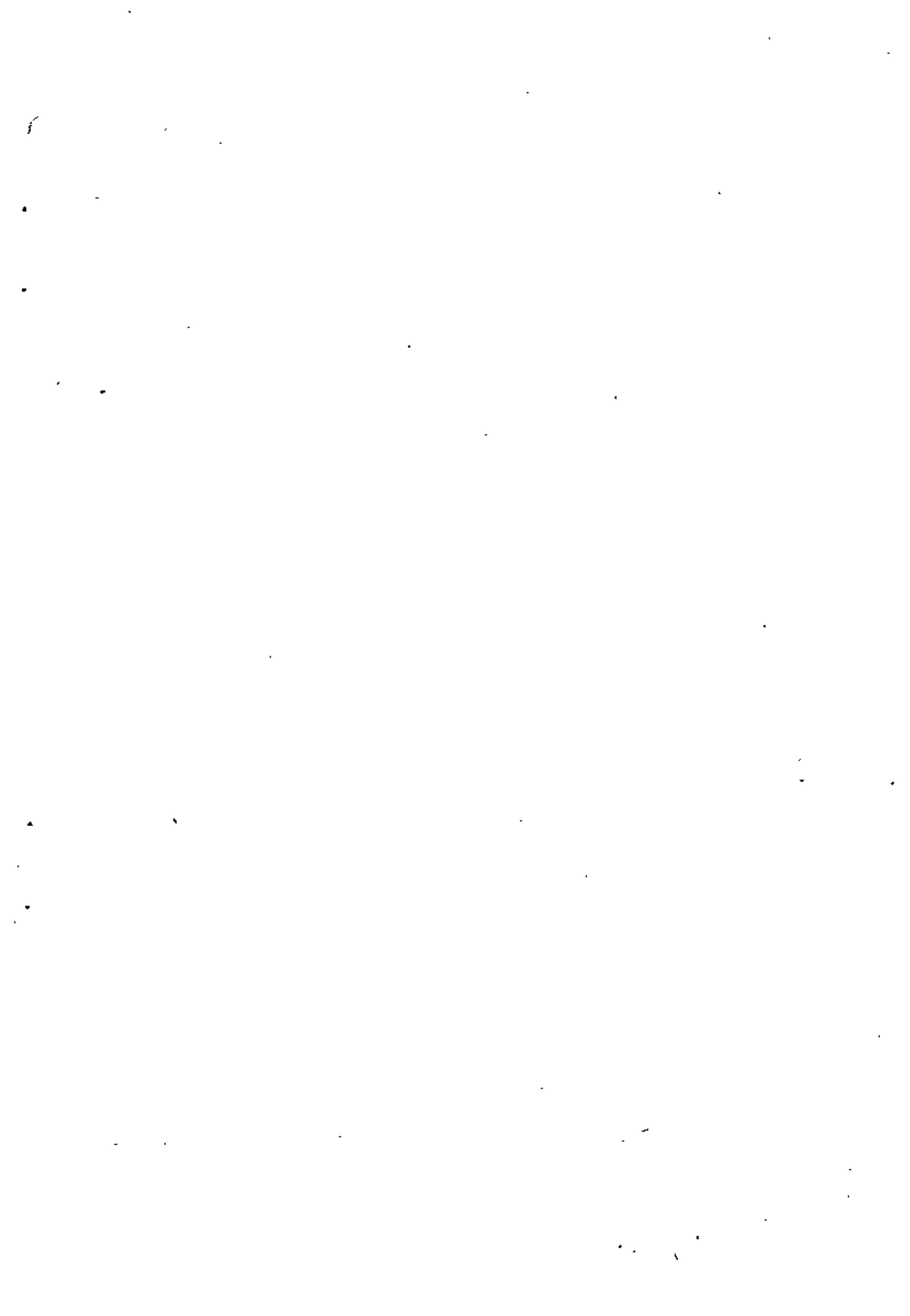
〔二〕此言其擅長樂府。

〔三〕詩人感賞之情至到，則詩境幽微，此爲情而造文也。二人詩並佚。



附

錄



詩選

余誠不自揆，既撥拾舊文，成詩品注三卷。固以不觀各家詩，則讀詩品猶未讀也。乃略附詩選，以資品藻。至若詩已逸者，蓋從闕云。此編以時代爲先後，不以品等也。

〔漢〕

無名人

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游

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轉軻長苦辛。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起高飛。

涉江采夫容，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願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貢，但

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蟋蟀夕鳴悲。涼風率已厲，游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

見容輝。良人惟古權，枉駕惠前綬。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眄睐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霑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 李陵

### 與蘇武詩（三首）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嘉會難再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悵悵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



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 班姬

#### 怨歌行（二首）

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 班固

#### 詠史詩（一首）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因急獨榮榮。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

### 秦嘉

#### 贈婦詩（三首）并序

嘉爲上郡人，其妻徐淑，獲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爾。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轉。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榮獨。旣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叙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邱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廻鞍，輕車不轉轂。鍼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彷彿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叙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鑑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叙我情。

### 徐淑

#### 答秦嘉詩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觀，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叙懷。瞻望兮踊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 鄺炎

### 見志詩（二首）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稟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救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瘁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誼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爲世陳四科。

## 趙壹

### 疾邪詩（二首）

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翫讌倚門邊。

執家多所宜，欬睡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魏

武帝

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文帝

芙蓉池作

乘輦夜行游，逍搖步西園。雙渠相溉灌，嘉木繞通川。卑枝拂羽蓋，修條摩蒼天。驚風快輪轂，飛鳥翔我前。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上天垂光采，五色一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仙。遨遊快心意，保已終百年。

雜 詩（二首）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鬱鬱多悲思，緜緜思故鄉。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陳思王植

公 謙 詩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飄接丹轂，輕輦隨風移。飄搖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送應氏詩（二首）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焚。垣墻皆頓擗，荆棘上參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遊子久不歸，不識陌與阡。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

平常居，氣結不能言。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願得展燕婉，我友之朔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爲比翼鳥，施翮起高翔。

### 七哀詩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 贈王粲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鶯鴛，哀鳴求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欲歸忘故道，願望但懷愁。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

### 贈白馬王彪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泛舟越洪濤，怨

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其一

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嗚鳥鳴衡樞，豺狼當路衢。蒼蠅問白黑，讒巧令親疎。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蹰。其三

踟蹰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翻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違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其四

太息將何爲，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城，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喑令心悲。其五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疹，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其六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其七

### 筮篋引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陽阿奏奇舞，京

路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遒。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雜 詩（六首）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飄舉，吹我入雲中。高高上無極，天路安可窮。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蕨常不充。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

西北有織婦，綺綺何繽紛。明晨秉機杼，日昃不成文。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空閨，良人行從軍。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飛鳥繞樹翔，嗷嗷鳴索羣。願爲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北岸，日夕宿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遠遊欲何之，吳國爲我仇。將聘萬里塗，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樞軒。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閒。國讎亮不塞，甘



心思喪元。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絃急悲聲發，聆我慷慨言。

### 劉楨

#### 公讌詩（一首）

永日行遊戲，歡樂猶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梁，流波爲魚防。夫容散其華，菡萏溢金塘。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生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投翰長歎息，綺麗不可忘。

#### 贈從弟（二首）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蘋藻生其涯，華葉紛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羞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悽，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鳳皇集南嶽，徘徊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黃雀羣。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雜 詩（二首）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有鳧與雁。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王 粲

詠史詩（二首）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爲。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人生各有志，終不爲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生爲百夫雄，死爲壯士規。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七哀詩（二首）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荆蠻非我鄉，何爲久滯淫。方舟溯大江，日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暎，巖阿增重陰。狐狸馳赴穴，飛

鳥翔故林。流波激清響，猴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白露沾衣衿。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爲我發悲音。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 徐幹

#### 室 思（六首）

沈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與。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良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餐食，慊慊常飢空。端坐而無爲，彷彿君容光。其一

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每誦昔鴻恩，賤軀焉足保。其二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詞。飄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其三

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榮。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展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其四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動。安得鴻鸞羽，觀此心中人。誠心亮不遂，搔首立悵悵。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如比目魚，今隔如參辰。其五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

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其六

何晏

擬古

雙鶴〔三〕比翼游，羣飛戲太清。身常入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接浮萍。消搖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二〕世說作「鴻鶴」。

應璩

百一詩（二首）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墮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知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阮瑀

駕出北郭門行

駕出北郭門，馬樊不肯馳。下車步踟躕，仰折枯楊枝。顧聞丘林中，噉噉有悲啼。借問啼者出，何爲乃如斯。親母舍我歿，後母憎孤兒。飢寒無衣食，舉動鞭捶施。骨消肌肉盡，體若枯樹皮。藏我空室中，父母不能知。上冢察故處，存亡永別離。親母何可見，淚下聲正嘶。棄我於此間，窮厄豈有資。傳告後代人，以此爲明規。

## 明帝

###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兔，高墉多烏聲。壞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翔佯於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羣燕，喪偶獨茕茕。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 〔晉〕

## 阮籍

### 詠懷詩（十七首）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

思獨傷心。

二妃游江濱，清搖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護草樹蘭房。膏沐爲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雀，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悅懌若九春，磬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願爲雙飛鳥，比翼共翱翔。丹青著明誓，永世不相忘。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沾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岡岑，飛鳥鳴相過。感慨懷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咨嗟。

開秋兆涼氣，蟋蟀鳴牀帷。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微風吹羅袂，明月耀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軫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

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由商聲，悽愴傷我心。

昔年十四五，志尙好詩書。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開軒臨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悟羨門子，噉噉今自嗤。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炎暑惟茲夏，二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清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徘徊空堂上，切怛莫我知。願觀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尙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營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甯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永路，不見行車馬。登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思親友，晤言用自寫。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俛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僂趣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皇蘭被徑路，青驪逝駸駸。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荒淫。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爲黃雀哀，涕下誰能禁。

嵇康

酒會詩

樂哉苑中游，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邁高峙。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丸斃朔禽，纖綸出鱸鮓。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酌，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繆襲

挽歌詩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阮侃

答嵇康



早發温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盼懷惆悵，言思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遊歡情。交際雖未久，思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輿璠就其形。隋珠豈不曜，雕瑩啓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簪斲，仲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消搖以自寧。

## 張華

### 答何劭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徽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奐若春華敷。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翫鯨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

## 雜詩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正昏中，洞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煖氣，挾纊如懷冰。伏枕終遙夕，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情 詩 (二首)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  
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遊目四野外，消搖獨延佇。  
蘭蕙綠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  
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傅 玄

雜 詩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搖，微月出西方。  
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  
纖雲時髣髴，溼露沾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  
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傅 咸

贈何劭王濟 (二首) 並序

朗陵公何徵祖，咸之從內兄。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並以明德見重於世。

咸親之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聞劣，雖願其纏繞，而從之末由，歷試無效，且有家親。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闕。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携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斯榮非攸庶，纏繞情所希。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臨川靡芳餌，何爲空守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歸身蓬蒿廬，樂道以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

### 棗據

#### 雜詩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天子命上宰，作蕃於漢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予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羊質服虎文，燕翼假鳳翔。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千里既悠悠，路次限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深谷下無底，高巖暨穹蒼。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裳。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士生則懸弧，有事在四方。安得恒消搖，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 何劭

#### 贈張華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莫春忽復來，和風與節俱。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周旋我陋圃，西瞻廣武廬。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慕。在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私願借黃髮，消搖綜琴書。舉爵茂陰下，携手共躊躇。奚用遺形骸，忘筌在得魚。

遊仙詩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彫落。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玄雲際，流目囑巖石。羨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遐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抗跡遺萬里，豈戀生民樂。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緜邈。

雜詩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閒房來清氣，廣庭發暉素。靜寂愴然嘆，惆悵出遊顧。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心虛體自輕，飄搖若仙步。瞻彼陵上柏，想與神人遇。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勤思終遙夕，永言寫情慮。

陸機

招隱詩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朴。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修身悼憂苦，感念同懷子。隆思亂心曲，沈歎滯不起。歡沈難剋興，心亂誰爲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闥。借問歎何爲，佳人眇天末。遊宦久不歸，山川修且闊。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括。願保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樂府（三首）

苦寒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凝冰結重澗，積雪被長巒。陰雲興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夕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念君久不歸，濡迹涉江湘。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撫膺携客泣，掩淚叙溫涼。借問邦族間，惻愴論存亡。親友多零落，舊齒皆彫喪。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墳壟日月多，松柏鬱芒芒。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悲哉行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心。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翩翩鳴鳩羽，啾啾倉庚吟。幽蘭盈通谷，長秀被高岑。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飛沈。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擬古詩（五首）

擬今日良宴會

閒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齊僮梁甫吟，秦娥張女彈。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算。高談一何綺，蔚若朝霞爛。人生無幾何，爲樂常苦晏。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曷爲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永已久。遊宦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隆想彌年月，長嘯入飛颿。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層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飛轡，大壘嗟落暉。曷爲牽世務，中心若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伴瓊蕤。閒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萬夫嘆，再唱梁塵飛。思爲河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朗月照閒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

寒蟬鳴。疇昔同宴友，翰飛戾高冥。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陸雲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悠悠君行邁，粲粲妾獨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

浮海難爲水，遊林難爲觀。容色貴及時，朝華忘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西城善雅舞，總章饒清彈。鳴簧發丹脣，朱弦繞素腕。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答兄機（二首）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潘岳

金谷集作詩（二首）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遊郊畿。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廻谿縈曲阻，峻坂路威夷。綠池汎淡淡，青柳何依依。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棗。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顏，但翫杯行遲。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 悼亡詩（三首）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僂俛恭朝命，廻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帷屏無髣髴，翰墨有餘迹。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霽承檐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簟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衿長嘆息，不覺涕沾胸。沾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慚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

躍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守私制。茵幃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

撤，千載不復引。臺臺蒼月周，戚戚彌相感。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荻帶墳隅。孤魂獨瑩瑩，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

河陽縣作 (二首)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猥荷公叔舉，連陪廟王寮。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僚。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綽。洪流何浩蕩，脩芒鬱蒼燒。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劬。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頽如燭石火，瞥若截道颿。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福謙在純約，害盈由於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忒。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川氣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依水類浮萍，寄松似懸蘿。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琊。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羲。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揮汗辭中字，登城臨清池。涼颯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長苞，薑芋紛廣畦。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於斯。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爲思。

潘尼

迎大駕（二首）

南山鬱岑崑，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嶺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尙未夷，峭函方嶮澀。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驎見維繫。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左思

詠史詩（八首）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嚙

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聘良圖。左眄澄江湖，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隣擊鍾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與。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歎來遊。被褐出闔閭，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途。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凋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

### 招隱詩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耀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亦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餼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 雜詩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旦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 張翰

### 雜詩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華如散金。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延頸無良塗，頓足

託幽深。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歡樂不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張載

七哀詩

北邙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坏，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龍荆棘生，蹊徑登童豎。狐兔窟其中，燕穢不及掃。頽蘆並墾發，萌棘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今古。

張協

詠史詩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疏。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顧謂四坐賓，多財爲累愚。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咄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

雜詩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蛉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瑯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櫺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浮陽映翠林，迴颿扇綠竹。飛雨灑朝蘭，輕霧棲叢菊。龍蟄喧氣凝，天高萬物肅。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馥。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川上之歎逝，前修以自勗。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翳翳結繁雲，森森散雨足。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木。密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晚節悲年促。歲暮懷百憂，將從季主卜。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淪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饀醢，寒猿擁條吟。谿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閒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游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王讚

雜詩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志，殊隔過商參。昔往鶴鷓鳴，今來

蟋蟀吟。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師涓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孫楚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二首）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莫大於殤子，彭祖猶爲夭。吉凶如糾纏，憂喜相紛繞。天地爲我爐，萬物一何小。達人垂大觀，誠此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

石崇

明君辭（二首） 并序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麟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爲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之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廡，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



辱，對之慚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爲情。

### 曹攄

#### 感舊詩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蘭門易軌，田竇相奪移。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藪，郡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嘆，素絲與路歧。

### 歐陽建

#### 臨終詩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苟懷四方志，所在可遊盤。況乃遭屯蹇，顛沛遇災患。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絃網，投足不獲安。松柏隆冬瘁，然後知歲寒。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眞僞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有定分，慷慨復何歎。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下顧所憐女，惻惻中心酸。二子棄若遺，念皆遭凶殘。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

嵇紹

贈石季倫

人生稟五常，中和爲至德。嗜欲雖不同，伐生所不識。仁者安其身，不爲外物惑。事故誠多端，未若酒之賊。內以損性命，煩辭傷軌則。屢飲致疲怠，清和自否塞。陽豎敗楚軍，長夜傾宗國。詩書著明戒，量體節飲食。遠希彭聃壽，虛心處沖默。茹芝味醴泉，何爲昏酒色。

嵇含

悅晴

勁風歸巽林，玄雲起重基。朝霞炙瓊樹，夕景映玉枝。翔鳳晞輕翮，應龍曝纖鬚。百穀偃而立，大木顛復持。

郭泰機

答傅咸

噉噉白素絲，織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衣工秉刀尺，棄我

忽若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

劉琨

重贈盧諶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仇。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

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盧 謐

覽古詩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蘭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遙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僞往，荆玉亦真還。爰在澗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皆血下沾襟，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琴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顯，疆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廉公何爲者，負荆謝厥讐。智勇冠當代，弛張使我嘆。

時 興

粼粼圓象運，悠悠方儀廓。忽忽歲云暮，游原采蕭藿。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凝霜沾蔓草，悲風振林薄。械械芳葉零，藥藥芬華落。下泉激冽清，曠野增遼索。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形變隨時化，神感因物作。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漠。

郭 璞

遊仙詩（四首）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遜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撥丹雘。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則觸藩羝。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潁陽，臨河思洗耳。聞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蘂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陵霄外，嚼藥挹飛泉。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咤。

孫綽

秋日

蕭瑟仲秋日，飄唳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謠。疎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悲先落，鬱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懷心，濠上豈伊遙。

許詢

竹扇

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篋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

### 袁宏

#### 詠史

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天表骨。陸賈厭解紛，時與酒檣杵。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困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上，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 殷仲文

#### 南州桓公九井作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爽籟警幽律，哀壑叩虛牝。歲寒無早秀，浮榮甘夙殞。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哲匠感蕭晨，肅此塵外軫。廣筵散汎愛，逸爵紆勝引。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猥首阿衡朝，將貽匈奴哂。

〔宋〕

陶潛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緜緜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叩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爲好爵榮。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挽歌詩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嶠。馬爲仰天鳴，風

爲自蕭條。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奈何。向來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

詠貧士詩（二首）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暉。朝霞開宿霧，衆鳥相與飛。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擬古詩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遠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詠荆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 飲酒

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懼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兩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願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能復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

鳥相與還。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

秋菊有佳色，裊露擷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尙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閑居。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荆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被褐守長夜，晨鷄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謝靈運

晚出西射堂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連障疊巘嶸，青翠杳深沈。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含情尙勞愛，如何離賞心。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

登池上樓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作淵沈。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疴退空林。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嶺嶽。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幽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遊南亭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密林含餘清，遠峰隱半規。久痾昏墊苦，旅館眺郊岐。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未厭青春好，已觀朱明移。感感感物歎，星星白髮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逝將

候秋水，息景偃舊崖。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

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己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天伐。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游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登石門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峰抗高館，對嶺臨迴谿。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噉噉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蕂。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過始寧墅（二首）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遠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爾慚貞堅。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山行窮登頓，水涉盡迴沿。岩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且爲樹粉檜，無令孤願言。

富春渚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緇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平生協幽期，淪蹟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游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旣昭曠，外物徒龍蠖。

七里瀨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旣秉上皇心，豈屑末代諂。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入彭蠡湖口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涸露覆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旣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遂登羣峰首，邈若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恒充俄頃用，豈爲古今然。

南樓中望所遲客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瑤華未堪折，蘭茝已屢擗。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搔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

田南樹園激流植椶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不同非一事，養疴亦園中。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卜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羣木既羅戶，衆山亦對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峰。寡欲不期勞，即事罕人功。唯開蔣生徑，永懷求羊蹤。賞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

齋中讀書（一首）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既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萬事難並歡，達生幸可託。

孝武帝

登覆舟山

束髮好怡衍，弱冠頗流薄。素想終勿傾，聿來果丘壑。層峰互天維，曠渚綿地絡。逢臬列神苑，遭壇樹仙閣。松燈含清暉，荷源煜彤爍。川界泳遊鱗，巖庭響鳴鶴。

### 南平王鑠

####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上道，遙遙行遠之。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蠶翔水曲，秋兔依山基。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衿詩。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縑。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願垂薄莫景，照妾桑榆時。

####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靄層闕。玉宇來清風，羅帳延秋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誰爲客行久，屢見流芳歇。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

### 顏延之

#### 五君詠

##### 阮步兵

阮公雖淪迹，識密鑿亦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



能無慟。

### 嵇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立俗迕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 劉參軍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鼓鐘不足歡，榮色豈能眩。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 阮始平

仲容青雲器，實稟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弈已心醉，山公非虛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流連河裏遊，側愴

山陽賦。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一首)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經途延舊軌，登闕訪川陸。水國周地險，河山信重複。卻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囿。清霧霽岳陽，曾暉薄瀾澳。悽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請從上世人，歸來蕪桑竹。

謝 瞻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四筵霑芳醴，中堂起絲桐。扶光迫西汜，歡餘宴有窮。逝矣將歸客，養素克有終。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 答靈運

夕霽風氣涼，閒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爲輕。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生。

## 謝混

### 遊西池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游常蹉跎。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廻阡被陵闕，高臺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會阿。景仄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爲牽所思，南榮戒其多。

## 謝惠連

###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憩樹面曲汜，臨流對迴潮。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要。哀鴻鳴沙渚，悲緩響山椒。亭亭映江月，瀏瀏出谷爍。萋萋氣慕岫，泫泫露盈條。近矚祛幽蘊，遠視蕩喧囂。晤言不知罷，從夕至清朝。

秋懷詩

平生无志意，少小嬰憂患。如何乘苦心，矧復值秋晏。皎皎天月明，奕奕河宿爛。蕭瑟含風蟬，寥戾度雲雁。寒商動清閨，孤燈暖幽幔。耿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夷險難豫謀，倚伏昧前算。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頗悅鄭生偃，無取白衣宦。未知古人心，且從性所翫。賓至可命觴，朋來當染翰。高臺驟登踐，清淺時陵亂。顏魄不再圓，傾羲無兩旦。金石終須毀，丹青豔彫煥。各勉玄髮歡，无貽白首嘆。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

擣衣詩

衡紀无淹度，暑暹條如催。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螿啼。夕陰結空幙，宵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相招攜。簪玉出北房，鳴金步南階。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裁用笥中刀，縫爲萬里衣。盈篋自余手，幽絨候君開。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

袁淑

傲古詩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結車高關下，極望見雲中。四面各千里，從橫起嚴風。寒燠豈如節，霜雨多異同。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勦役未云已，壯年徒爲空。迺知古時人，所以悲轉蓬。

### 傲曹子建樂府白馬篇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荆魏多壯士，宛洛富少年。意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鄙。五侯競書幣，羣公亟爲言。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一朝許人諾，何能坐相捐。影節去函谷，投珮出甘泉。嗟此務遠圖，心爲四海懸。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前。俠烈良有聞，古來共知然。

## 王微

### 雜詩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弄絃不成曲，哀歌送苦言。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雁門。詎憶無衣苦，但知狐白溫。日暗牛羊下，野雀滿空園。孟冬寒風起，東壁正中昏。朱火獨照人，抱景自愁怨。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論。

王僧達

答顏延年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爲林。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麥蘗多秀色，楊園流好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棲鳳難爲條，淑貺非所臨。誦以永周旋，匣以代兼金。

和琅邪王依古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迹，聊訊興亡言。隆周爲藪澤，皇漢成山樊。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仲秋邊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殊轍，幽塗豈異魂。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

鮑照

詠史詩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百金不市死，明經有高位。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仕子彫華纓，遊客竦輕轡。

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賓御紛颯沓，鞍馬光照地。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君不獨寂寞，身世兩相棄。

### 還都道中作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客行惜日月，崩波不可留。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遒。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登鱸眺淮甸，掩泣望荆流。絕目盡平原，時見遠烟浮。悵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 樂府詩（四首）

#### 東武吟

主人且弗喧，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續誰復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

遙相望。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飛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爲國殤。

### 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爲，培塿懷百憂。

### 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遙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 翫月城西門廨中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未映東北墀，娟娟似娥眉。娥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牕。三五二八時，千里與君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休澣自公



日，宴慰及私辰。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肴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廻軒駐輕蓋，留酌待情人。

### 學劉公幹體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集君瑤臺裏，飛舞兩楹前。茲辰自爲美，當避豔陽年。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 傅亮

#### 奉迎大駕道路賦詩

夙權發皇邑，有人祖我舟。餞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輶。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敷衽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慚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

### 范曄

#### 樂遊應詔詩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協孔性，黃屋非堯心。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流雲起行蓋，晨風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羈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敬亭山詩

茲山互百里，合沓與雲齊。隱淪既已託，靈異居然棲。上千蔽白日，下屬帶迴谿。交藤荒且蔓，樛枝聳復低。獨鶴方朝唳，飢鼯此夜啼。溼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綠源殊未極，歸徑杳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瀟瀟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續不變。

京路夜發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曉星正寥落，晨光復泱泱。猶沾餘露團，稍見朝霞上。故鄉邈已負，山

川修且廣。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敕躬每踟躕，瞻恩唯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直中書省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觀朝雨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戢翼希驥首，乘流畏曝鰓。動息無兼遂，歧路多徘徊。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

郡內登望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威紆距遙甸，巉崑帶遠天。切切陰風暮，柔柘起寒煙。悵望心已極，愉悅魂屢遷。結髮倦爲旅，平生早事邊。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和徐都曹

宛洛佳遨遊，春色滿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桃李成蹊徑，桑榆陰道周。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

和王主簿怨情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相逢詠離燕，辭寵悲班扇。花叢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徒使春帶暎，坐惜紅粧變。生平一顧重，宿昔千金賤。故人心尙爾，故人心不見。

江淹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瑤草正翕赩，玉樹信葱青。絳氣下縈薄，白雲上杳冥。中坐瞰蜿蜒，俛伏視流星。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藉蘭素多意，臨風默含情。方學松柏隱，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旌。

望荆山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苦寒奏，更使豔歌傷。

雜體詩（六首）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里寒。君在天一涯，妾身常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李都尉

尊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班婕妤

執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阮步兵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沈浮不相宜，羽翼各有歸。飄搖可終年，沈澆安是非。朝雲乘變化，光耀世所希。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孫廷尉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夭。道喪涉千載，津梁誰能了。思乘扶搖翰，卓然凌風矯。靜觀尺極義，理足未常少。問問秋月明，憑軒詠堯老。浪迹無蚩妍，然後君子道。領略歸一致，南山有綺皓。交臂久變化，傳火乃薪草。塵塵玄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俱忘懷，可以狎鷗鳥。

陶徵君

種苗在東臯，苗生滿阡陌。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闌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吳邁遠

飛來雙白鶴

可憐雙白鶴，雙雙絕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逢羅復逢織，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曲，孤叫出江濱。豈不慕前侶，爲爾不及羣。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樂哉新相知，悲矣新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 鮑令暉

#### 擬客從遠方來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音。終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相尋。

### 孔稚珪

#### 游太平山

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

### 白馬篇

驥子踟且鳴，鐵陣與雲平。漢家嫖姚將，馳突匈奴庭。少年鬥猛氣，怒髮爲君征。雄戟摩白日，長劍斷流星。早出飛狐塞，晚泊樓煩城。虜騎四山合，胡塵千里驚。嘶笳振地響，吹角沸天聲。左碎

呼韓陣，右破休屠兵。橫行絕漠表，飲馬瀚海清。隴樹枯無色，沙草不常青。勒石燕然道，凱歸長安亭。縣官知我健，四海誰不傾。但使強胡滅，何須甲第成。當令丈夫志，獨爲上古英。

劉繪

餞謝文學離夜

汀洲千里芳，朝雲萬里色。悠悠在天隅，之子去安極。春潭無與窺，秋臺誰共陟。不見一佳人，徒望西飛翼。

〔梁〕

范雲

贈張徐州謖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僮從皆珠玑，裘馬悉輕肥。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寄書雲間雁，爲我西北飛。

古意贈王中書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逸翮凌北海，搏  
飛出南皮。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爲。豈知  
鶴鷄者，一粒有餘貲。

### 丘遲

####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

詰旦闔闔開，馳道聞風吹。輕萸承玉輦，細草藉龍騎。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巢空初鳥飛，荇  
亂新魚戲。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爲寄。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 且發漁浦潭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櫂歌發中流，鳴鞞響沓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嶄  
絕峯殊狀。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藤垂鳥易陟，岸傾嶼難傍。信是永幽棲，豈徒暫清曠。坐嘯  
昔有委，臥治今可尙。

### 任昉

####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結歡三十載，生

死一交情。攜手遞衰孽，接景事休明。運阻衡言革，時泰玉階平。潛冲得茂彥，夫子值狂生。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將乖不忍別，欲以遣離情。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筥。兼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寧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已矣余何嘆，輟春哀國均。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猿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

沈約

宿東園

陳王門雞道，安仁采樵路。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槿籬疎復密，荆扉新且故。樹頂鳴風飄，草根積霜露。驚鷹去不息，征鳥時相顧。茅棟嘯愁鴟，平岡走寒兔。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適，寧止歲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

早發定山

夙齡愛遠壑，晚洩見奇山。標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眷言采三秀，徘徊望九仙。

###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洞徹隨深淺，皎鏡無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游鱗。滄浪有時濁，清濟迥無津。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紛吾隔囂滓，寧假濯衣巾。願以潺湲水，霑君纓上塵。

###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

月華臨靜夜，夜靜滅氛埃。方暉竟戶入，圓影隙中來。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哉。

### 學省愁臥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愁人掩軒臥，高窗時動扉。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檐飛。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山中有桂樹，歲暮可言歸。

### 詠湖中鴈詩

白水滿春塘，旅雁每廻翔。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羣浮動輕浪，單汎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

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 陸厥

#### 奉答內兄希叔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鳧鶴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濱。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相如惡溫麗，子雲慚筆札。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愧茲山陽別，空此河陽別。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涇滯，宣城誰獻酬。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 中山王孺子妾歌

如姬寢臥內，班婕坐同車。洪波陪飲帳，林光宴秦餘。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蕖。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

### 虞羲

#### 詠霍將軍北伐詩

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陰生。羽書時斷絕，刁斗晝夜驚。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旂。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骨都先自讐，曲逐次亡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位登萬庾積，功立百行成。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 江 洪

### 詠 荷

澤陂有微草，能花復能實。碧葉喜翻風，紅英宜照日。移居玉池上，託根庶非失。如何霜露交，應與飛蓬匹。

## 南史鍾嶸傳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阮、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啓聞，取決詔敕。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預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憚，謂太中大夫顧勗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未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可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尙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儉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敕付尙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

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曲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嘗辭弘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四庫提要云：「史稱嶸嘗求譽於沈約，約弗爲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才列之中品，未爲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僕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頃之，卒官。阮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嶸字季望，永嘉郡丞。

## 跋

鍾嶸著詩品三卷，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頗有鑒裁。詞佳，可觀省，誠不愧學覽者之潭奧也。隋書經籍志作詩評，唐宋藝文志亦然。案鄭語：『以品處庶類者也。』韋昭注：『高下之品也。』揚雄傳：『稱述品藻。』師古注：『定其差品。』鍾氏列古今作者爲三品，亦定其高下等差者，當作詩品爲是。若評則訓爲評議評訂諸義，與品藻異矣。自來摛文之士，概漏略弗講。唯明胡應麟詩藪，辯證至數十則，皆翫而覈實者。其後王士禛著詩話，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謂『楨之視植，豈但斥鷃之與鷓鴣』。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潛、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幹、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此亦非定論也。余少時抗意漢、魏、六朝詩，讀此深喜之，固沈研頗有年，惟覺曹瞞之悲壯，彭澤之豪放，當列上品。與阮亭若甚符合。其餘各家，不勞改置，差可爲定品焉。頃歲棲遲園中，蕭晨寥夜，輒坐北窗下，綴集舊文，以爲之注。有未寤者，下以己意，疑則闕焉，庶幾與鍾品無乖謬者。昔裴松之注三國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並旁稽博考，發揮妙解，且以補本書之所不及，非但釋文已也。余今所注，竊慕斯義，所以擁篲清道者，亦企望將來君子之塵躅云爾。

一九二五年七月江寧陳延傑。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